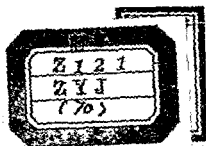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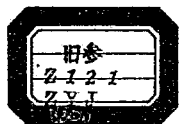


史
通





史通二十

卷

附錄 孫潛夫 顧
千里 校勘 劉記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明張鼎思覆校陸深本

續校史通序

唐長安景龍間劉子玄在東觀商榷諸史著史通二十卷傳刻弗廣余家有抄本齊六趙肖十居一二以故宦轍所至必先購求復得二三抄本雖各有舛謬而參稽互正庶幾可讀茲承乏江臬同宋諸公一時士望聚會之間縱言至於史方伯莆田吳公曰此有史通太史陸儼山氏守藩時刻也子其辭之余念儼山先生才雄學博其于是刻用心良勤然恨無別本參對若有望于後人余豈敢辭因出篋中本更爲校勘篇章有應合應歧者合之歧之書名有應剛應益應定

者剛之益之定之曲筆篇爲增四百卅餘字鑒識篇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它篇羸者六十餘字因習上卷已亡刻中數行宜削而不削者慎之也它無可據者姑仍其舊校竣竊喟然曰嗟乎史職之難久矣左史以降作者比肩靡不自謂鞭撻狐南睥睨游夏而子玄橫加訶詆所與完璧者僅王君懋一人而已由斯以談柳子厚之不就豈無見乎然子玄身秉史筆不自成家龍姿美業未聞光闡鷄晨穢德未聞昭戒至其論史則信冢書而疑墳典譏堯舜訾湯文誹周孔不少顧忌故宋子京有工拙之譏柳炤

之有析微之論刻之不廣大率爲此
要以序體法明典要爲作史者準繩
則是書亦豈可少哉夫其上自唐虞
下及陳隋網羅千禩貫穿百家雖謂
前無古人可矣此徐堅所以有座右
之許也觀所上蕭至忠書雖苦積薪
與蠶室然讀白首有期汗青無日
之語其志有足諒者余深悲之故于
茲編三致意焉

萬曆壬寅冬十月穀旦後學長洲張
鼎思譔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

唐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
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
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
令其修史者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
無幾驛檄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
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
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
官晉朝稱羨委予小子無而有之是用職司其
憂不遑故處宰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筆不
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
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
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
曰又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
合若干言除序開篇凡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註凡四萬九千八百五十八字于昔
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刊正史通序

昔人謂史通一書宜置座右史法存焉耳我蜀
潘司板冊熊新以屬來裕其意一也然人雖得
而葆之不免蒙翳之患并訛煩亂齟齬惟艱脫
簡缺文坐令荒惑不有先覺將為聚歎之膏也
儼山先生項膺方伯蒞蜀省閱是本潤其亂亡
乃秉公暇肆筆敕訂或考同辨異輯類次編致
會文疏義聯屬血脉或衍去支離蕪穢以疏凡
例及復內外諸篇有所謂足其所未盡補其所
未圓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者嘉惠之意可
淺言哉夫錄古宛著有押銜經石鼓剔苔先價
百倍恩也嘉史通之遭經先生之筆文旣足徵
史法于是焉在博雅者可以無憾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奉

勅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成都門生王闈

撰

史通上卷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斷古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宗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次篇十三 雜記十四

第五卷

敘傳十五 載文十六 補注十七 因習十八 因省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敘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褒貶二十六 探微二十七

第八卷

撰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數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類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微三十五 禮誌三十六 世宗三十七 列傳三十八

右定九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

七篇共三十八篇

藏書圖記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實文運變諸史之作不恒厭體權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爾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辨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語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摠述灾祥頌命都陳喪禮竝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

史通卷第一

卷一

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今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頽預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此類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遠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履涉守株故元舒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

五

鄉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啞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環記太丁時事目為夏啟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環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平古躬冒在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蓋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杜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追述貶以明罰因興

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教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列之言著將來之法故厥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春秋以薰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與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立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言以授後人或曰傳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傳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翬見也逮孔子云沒

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績前傳魯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求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採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錄成于齊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異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立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纘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

亞也暨魏橫互起力戰爭雖秦蕪天下而若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秦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竊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闕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爭衍之此義自比於立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噬乎當漢氏夫馭矣確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編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尚時會宅江淮四海橋裂其君雖歸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

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
末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

說列事跡錯採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

坊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

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

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

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辭臣上

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

聞至兩漢已遷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

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

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

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齊陰王碑葉又著科

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

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

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

龐西李延壽秘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比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

其君臣流例紀傳筆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

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遠闊午

月遞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

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

體之失者也蓋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謂

因本國語使覽之者事卑異聞而語鏡重出此

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

者望習本書而倉窺新錄且撰次無義而殘缺

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

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續成後記

以續前篇至于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

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

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

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

仍皆謙其名稱無所變章唯東觀曰記三國曰

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
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
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
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
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
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
載蓋史之流品亦既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
及漢書二家而已

史通卷第一

史通卷第二

內篇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
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
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在明備秦
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
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
踰此蓋苟悅張璠立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
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
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
中國外夷同季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
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
士貞女高才節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
跡在沉寘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
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

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蘆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率跡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君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控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亭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遠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于寶著書乃感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彙二百四十季之率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捷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益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士遺安得言其括彙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做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鄒子負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怯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朕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高才三十歷代保之有驗本傳然則班苟二體用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洗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奪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誥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

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述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備以大篇分其序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墟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常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

備矣晉于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唯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采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華立紀號蓋紀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矣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履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今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蘇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鈔紂以對武王按秦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借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垂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繁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牟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宋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租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壯面一舉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昧是以私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務於本紀以侯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記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故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百餘撰魏書李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無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君謂帝紀載沙苑南之敗全為傅體有異紀文遂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疎為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其為義也豈不以開國奉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

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
及坵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禹視六
國而沒其本誦唯以田完割名謂田完求之人世家也
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
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
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
者皆受割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
天朝不臨方域或僭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
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盡
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
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陵享之屬並一
繫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
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實終亦受
屈中朝見稱僞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
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
為吳蜀世家持彼借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
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

周史南記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
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淫沒不行班固之
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
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
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
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
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
名非唯羽之僭益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
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
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
之惟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
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
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
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間位容可列紀方之
驕勝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表齊諫
周實當紂日而拱為列傳不入較篇項紀則上

下同載君臣交推紀名傳體所以成歟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紀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也括令蓋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對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舉列傳以無名若紀季之入齊顧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益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諱略但問其事充如何耳借如卽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違一異謀搦一奇節並能

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措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宛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第二

史通卷第三

內篇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劾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文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也五始詩合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歎曲重沓方稱周備親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歷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絀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漢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

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我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危微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鴻君鵲巢萬菴松上附生莠蕪不知剪截何斷而為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蓋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詳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常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表序

藝文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劾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彙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勅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杵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淮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折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焉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知新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與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

書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鳥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與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觀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被蒼列志其篇倍多派宕志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鳥也但載其時享宇氣授薄食晦明裨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焚臆退舍朱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聖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滌頰色著青蒼舟曠煮魄之躔火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

松沈灼齋子頤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譬於班馬遠

夫已上天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
魚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
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等上篇天
鼓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
書篇目如舊類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
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
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乘
節文而未其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
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
錄中經秘閣之董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
臣所書宜其較簡而近世有著防書者乃廣包
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
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
立志非獲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公華唯藝文
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

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嘗變其體近者宋孝
王開東風倍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鄧下文
儒之士雖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尚特撰者習
茲稽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
宋生得之矣文志上卷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
則棋麟闕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
於千年山崩由於朽棗又語曰太歲在五七漿
得酒太歲在巳既妻甯子則知吉凶遠代如盈
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
次疑龜焦著折宋皇誓棄竿壞幡亡梟止梁師
之管鵬集賈生之命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祿來
鍾愚智不能知曉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
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笑惡也故證
候相軋有異不為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齊
莊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
樞白髮元后之梓柱桐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

二良有可稱至杜蜚城錄食崩折隕雨霜
 龜大水無米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
 世其在杜魯也如有旱雩外候螟蠶傷苗之屬
 是時或秦人歸禳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
 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吳晉詭譎厥
 罰安在探厥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
 彌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
 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
 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
 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
 事何得苟有脫變而必知其地者哉若乃探前文
 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
 毛伯來魯董仲舒以為其地者王札子殺於宣
 午伯來魯董仲舒以為其地者王札子殺於宣
 非成夏徵舒之排逆當夫昭代春秋宣九年
 公時夏徵舒之排逆當夫昭代春秋宣九年
 為地嚴王為陳計夏徵舒因陳陳宣九年
 復故火災案楚廢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
 略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之辟且莊王卒於
 春王卒於康王卒於康王卒於康王卒於立

相去九五世在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
 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傳已為楚威王無
 地千里則楚之厲王始號歷定武成王始
 於威感則楚之厲王始號歷定武成王始
 代又魯桓公後世歷開蓋文宣九五君而楚
 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三年日有食之
 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三年日有食之
 桑穀為書伊沙相太戊毫有桑穀拱生則天下
 劇之則漢宗承政而國將危上攻桑穀
 庚時生非高宗李高宗又本成都於是也
 晉禕臨國六知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魯家象也
 厲公後莫敢責大決六卿遂相與此周晉晉國
 君運事之推春秋公十二年魯僖未年三桓世官
 授嫡立庶者我備公三十年十二月殞桓不桓
 始世官向又曰嗣君殺夫桓來事之季也又信
 見公二十九年仲孫閱弑於馬陵公未午信
 用公二十九年仲孫閱弑於馬陵公未午信
 康門棄仲亦文公未世不是信公時也遂即斯皆
 不憑章句直取賢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
 的就箭曲取相謬捷耳蓋鍾自云無覺詎知校
 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
 謂莒大為國故為強妙鑿者青色負髮匪中國

之亟春秋公二十九年有強劉欲以爲晉
大開川流注兩故故晉至扶員樂中二十三年
南越鸚鵡爲美狄之鳥鳴珠巢劉向以爲美狄
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會靡益擇因以五行編而
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惟董京之
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爲使使嚴綱王強說千里地向欲之解父子不
同即中國也劉欲以爲董京矣欲劉向又以爲
城生南越劉欲以爲董京矣欲劉向又以爲
屠婦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
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受收彼
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遷迄于宋齊其間司馬
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雜
未極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知彪之徒皆自以
名慙漢儒才劣班史九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
遵繩墨故理絕河漢象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
難談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
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遠遠

史 通 卷三

裨窳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
 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卑鷓蛄魏梓於黃龍董卷
 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華彰允覺取驗將來言必
 有中語無虛發奇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
 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
 其荒生常談徒煩翰墨者夫子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也曰庸人有茅鑿妄 又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其蓋之我談
 何容易聊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行上五
 或以高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
 見難爲剛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
 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
 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
 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
 病瘵所纏首詳其孔穴則疔灼無悞此養生之
 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延昧形骸而

一 九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茲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輅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尔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舉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五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倍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暇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平室好約者所以安人何房未兵窮者者由其敗因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官關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掌建誦魏都而立宮代國初還寫

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葬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瀋齊居澤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鱗鱗絲象之流鳥獸虫魚齒華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禹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異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錡營蔬味大宛獻其管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戰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鄉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諸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諸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

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裔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淪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委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郡世掌其任九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益自郡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藉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記上或問曰子以郡邑氏族方物宜各撰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郡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在相時遠則漢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益郡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氏記江左有

兩至百家譜中原有方思嚴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炎土風厥類衆釋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曹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郡元編而不窮益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在鱗介備短柯條巨細益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史通卷之三

史通卷第四

內篇

論贊

斷限

序例

編次

題目

稱謂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
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
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
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昫曰奏袁宏裴
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稱史官所
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
者則摠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
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
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
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撰春秋以成
史持論尤宜闕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
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術文彩嘉辭美句奇諸簡
冊豈知史書之大體黨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

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淺薄無味祇承牖緩不切
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孤堅辭性溫雅理多愷當
其允矣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奔非良可詠也仲
澤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
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麗事
必擇其善者則于實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
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
習鑿鑿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歸玄言謝靈
運之虛張高論王危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遠忘其文觀過知人
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
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節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
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
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
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
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
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流衣君子
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

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撰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為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而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乎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今大名實多矣評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梨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蓋而宣以偶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夫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買詛范曄之虛美隗器陳壽謂諸葛不速管蕭魏狀稱爾朱

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謀詩舍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後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語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泊范曄始華其流遺棄史才矜術文彩後來附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謀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臨觴筆跡容或可觀累屋重

起無乃太甚乎夫方朔始為客難饋以賓戲辭
朝杖棄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首辭雖異旨
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光生之恒說也夫史
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
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之辨彪炳可觀降及戰
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豈乏才雖其體屢變
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
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與於斯
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高
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于實范曄
理切而多功鄧柔道驚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
場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者皆序例之美者
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揆措彙實理非可諱
而魏叔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
夫范曄政駿班習子長棟林公行不陷穿窬之
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晉書
例云凡天子廟諱惟書於卷末依於孝武崩後

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
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解律先之徒
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
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造卑柔中宮不可為
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
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
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
加足反失杯中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
尚書稽古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
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
相因循環通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
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善王邵曰志
何之元劉瓛曰典此又好奇歐俗習舊捐新難
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
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

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不韋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繁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者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畧考名貴實奚其喪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稱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反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貞於華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奇篇漫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勅速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

謂釋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魏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術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蔡仲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照款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夫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城中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嵩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華朝王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

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致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奔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立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固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載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特有隄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蓋據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輟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胡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表劉呂而已各進鶴行弒然濟就我摠開王室不涉霸國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旣不列于漢史何太師之變遂獨刊於魏書乎燕復滅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耶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屬劉主觀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典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依宜自五胡稱朝四海殊宅江左旣承正朔斥彼魏胡故互相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禁種竊亦自誇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籙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蓋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廢

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類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較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既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遠全屬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類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秦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高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非類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盤高句麗以鯨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闕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豈其部快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

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損吾執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編次第十二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屬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紘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舉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奕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奕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以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傳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感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成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

敬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董名述憤尚書周王君未禁頌且云秦因况神靈在歷大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葬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溼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與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神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倍位先不窳夫東觀衆筆容或論於當時後采所修理當刊華若也蓋逐兇爭捷騰高靡定辭雄僭盜為我駭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鷓鴣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春秋兩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成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接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龔林馬紀事不歸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遠列和平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承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秩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華加羗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頽達隋史不依范類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或同編孫弘博讀直居宣武紀末宗廟送號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緣不可勝紀今畧其尤

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借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與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尚時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孳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穆公逮作者之書事

也乃沒吳蜀弼謚呼權備姓名謂魯秦方於魏邠懸備頌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念忘大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足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越猶人君加以王號把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東魏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為孝齊武成昆季兼為宣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王國之庸主不謹虛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倫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宣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

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聘奏帝
師徒加人望不懼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
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
其君乃一節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
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
虛誕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
腐鼠稱瓊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
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
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襄有
共和之相楚殺有知教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
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
眉圍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
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
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特採新名務
成篇題猶若王晉之處士乘雋沈宋之二凶索
處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
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
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諱齊

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
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音漢世原
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
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
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罷
名不依故實難復形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
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應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
致教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
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
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
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
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
編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裴引魏空則曰文
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空則曰文
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摠隱其諱魏謂魏
正朔之後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遂韻而
便作裴國宋紀贊曰宛樊董公惟亮王功魏用
拾之遺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

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
格云爾

史通卷第四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
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
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採穴藏山
之士懷鈔握槊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
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立明授經立
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記等
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尋惠魯策獨
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
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
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
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
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頽雖國
有冊書校書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

可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
 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益以登
 漢垣城窮藥以春月如斯踴駭不可殫論固難
 以汗南董之片簡管班擘之寸札而猶康高士
 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識
 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失至范曄增損東漢一
 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曼復出於風俗通左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紮不別穢莫大焉沈氏
 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
 謗言前史所載已識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
 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淑出
 於牛金王弼沈約晉書志云司馬淑出於牛
 以毒酒斃牛金持其狀收因云乃云司馬淑
 晉持牛金子也宋持王曰收以斃馬金子計其
 半生不損于收前史尚刻劉駿上淞路氏沈氏
 吐厥况後文雖歸若耶劉駿上淞路氏沈氏
 曰學武於母太后史安其時人多號其可謂
 書因云駿蓋其母沈氏也蓋其母沈氏也蓋其
 助禁為虐幸人之哭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
 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揆若語
 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

辨或神鬼恠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
 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
 以于鄧之所糞陸王虞之所據批以為遠史用
 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畧
 務多為美褒憐為功雖取悅小人然見嗤於若
 子矣夫郡國之記譜錄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
 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
 乎至如江東五傳始自會稽典錄穎川八龍出
 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
 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詭言難
 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無疑盜殺霍義不
 死諸葛禰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僅
 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亮於渭濱晉書稱啞
 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
 薦晉河北以為王韋魏收掌披開西謂之邪邪
 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
 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
 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

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故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蓋往往有焉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銜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株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菊堯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葵斯亦難矣嗚呼遊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信善政其美載於周詩豫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矣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為固可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華文體大

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靡為宗譬以文工之有綺豔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倉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隄狃褒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俞越其體詞淺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鑿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頰三曰假手四曰自矜五曰一察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諫表其間勅造放勳敦敦重沓跡實同於斧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弓虛矢斯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

格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
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
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
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
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威云高歡
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浸及其
申諂晉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故麥穢味玄黃列
宅建都若鸞鶴之巢羣臨戎勇猶螳螂之拒
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而為故漢
光武特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
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
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
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
深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政德惟頌
與暴觀其政令則幸祭不如讀其詔語則勸華
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
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參可以託六尺之
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

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
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
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之斗筭下才罪不容責
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
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其所謂自
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
準故觀猶敷之頌而驗有放方與觀魚藻之刺
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
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
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禱感致
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
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
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
虛夫鑿冰為餅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
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
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
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
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彙作求

其穢累王沉魚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贊頌從簡約猶時載浮詭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諸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歸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指筆拙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歲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刻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封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技者聞義而知從矣與乃禁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派也派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闕道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贊虞之三輔次錄陳壽之季漢論臣周處之陽羨士風常據之華陽士人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擬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忘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披榛槁列為子注若蕭大國淮海亂離志揚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

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以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判定，恣其翠難，坐長煩燕，觀其書成，未獻自比，蜜蜂廉採，但耳苦不分，難以味同，渾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抹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林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莫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律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八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僞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

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解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丹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倘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昶等傳前云，昶與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族彼羣彝，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疇，裴駭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時之業蕭管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我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兼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構，必

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膏取謀討曹武敏
疑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
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
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季刊齊史頗
述隋篇時無過畏事須矯枉而皆仍奮不改謂
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
奏記於其府者遂盜君葬所作而進之既具錄
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秦雖工宜
去葛樊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
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
葛樊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
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因習上第十八

此篇終有缺文不可考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己惡不
諱述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
為彼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
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

言多莖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遼裔見侮諸華
遂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
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
諸移機用可致誣列諸細素寔為妄說苟未達
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云遷陵後亡龜史職
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歸科鳥墮於江水
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斃故加茲
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
惟因習分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
三十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鑿識二篇錯簡乃
類為一篇以遷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
亦頗緩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
國史以叙事為工叙事以簡為主故自子長
立明而上皆涉評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
矣笑前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嗚呼修辭
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因胥下第十九亦曰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遠太史公始華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地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蔡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後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繚黃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跡施之于今述代史為王氏傳云地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錄本郡亦自當附錄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庶便從黃漢魏而東已經七葉歷

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糸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鄭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于歐陽修李綱云魏州昌黎人也豎修者大笑以為源承文體遂錄李氏舊望改為源承族竟以姓望不見從故且有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邵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姪卯全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卯者杜私者以犯國諱皆改焉李氏如書其姓者斯可知矣又魏西魏合西戎胡人多有姓卯及早者如加五等爵或滿平原公或號東于明氏出於平原則諸夏士流同無漸德也在黃離種向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同無漸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文牛弘傳云安定魏弘引皆謂之西牛弘唐文牛弘傳云本姓此乃尋厚牛氏積謂之陳郡牛弘傳云本姓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志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

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
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度諸
事高楊數公必云邗邗王褒新野度信弘農
楊素渤海高頻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
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遠而不
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
持為故事而一朝料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
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
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史通卷之五

史通卷第六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篇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
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樸
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
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
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
言流靡而不溢若春秋載呂相絕秦于產獻捷
滅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
馳說雲湧人持弄瓦之辯家挾飛鉞之術劇談
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
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
紛而全趙是也遠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
 總歸於筆札字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
 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辭嘲其可稱者
 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
 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
 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諫非但筆削所致
 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揚貢鶴爲董豎
 之誦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醜廢棄甲拔者
 之謳也原田是謀與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
 猶能溫潤若共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
 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
 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
 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吐
 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
 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後追效昔
 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徇模左傳變子
 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

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爲脩混沌夫彼
 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火期
 識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
 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
 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舉之鄉金陵賞圖書
 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
 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國中地廣正德而
王固世子方等見敘其太子諱而史臣脩飾
 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
 王桑梓剪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羽神州其中辯
 若駒文學如鄉子有特而過不可多得而彥鸞
 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爲魏收必謂彼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鸞雀如介葛之聞牛
 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
 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
 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夫賈過莫
 大焉唯王宋著書故元高時也王綱王朝也宋
開齊志孝王撰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
 開泉風俗傳也

由其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
 語傷殘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
 媒姆多蝮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
 北朝泉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
 古故也夫以狂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說以良直
 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觀魏本索頭改尚
 子高爾索又曰魏朝則索河多非於德齊可
 又西帝下詔爲齊仲武敕其罪其請短之事豈可
 奔遠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魏時而不收固君懸
 無嫌故得繼周於後其事不傳於此齊周而理
 被者蓋是以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陽比
 於後夫是以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陽比
 肩皆是者矣近有燬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
 釋送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者隋後略九所
 撰人語皆依做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
 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
 馬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
 鄭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畢固謂稽原曰老奴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空馨兒
 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辱
 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

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
 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
 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依書今語勇
 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
 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
 存經千載而如一矣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
 者蓋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
 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
 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
 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壹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
 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
 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
 而史之敘事亦有特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飲
 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
 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

伐原示信而績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句敘為偶人象耶都令馳射其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丘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列而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魚恤景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僖會隣國進計行伐俾同氣文兄摩笄引決此則詠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大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墮獲衣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羨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

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尚書有前論魏收云若使子相如之宜游尼文之門志存實錄抵新利於國未嘗備又云收及陽財賄今故為飾傳多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今孤德茶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故能無德恭同善備納文如歸命盡種諫夷雖出律通而用乎按總教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燕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荏弱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隳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

類於此按魏氏始與遼朔少識典墳作儼蠻夷
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闕邦子之言髦頭而
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更信贈其詩曰魏土盡
棘滅齊平實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覽
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
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
高矣必以度周所作者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
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揀其四句而已若
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蔡令德恭走也齊
魏魏李伯蔡所撰周心挾愛憎詞多出投則魏
收牛私是也魏魏文與收所撰周史載元斯皆鑿
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
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強有識夫詞
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接
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
突龔生莫識其名氏荀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
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隻立傳全採

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史隱德容身不求名
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撫搯古意而廣足計
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
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
說蓋免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
加減前卷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
周剪截淨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
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人以人廢言共鏡朝所謂勿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敘事第二十二弁序

魏要隱射矣簡也三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
惡文而不履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
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教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
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
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
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
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

後深奧詰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果日流景則列星駭耀秦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著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超不舉濛濛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錄其鋒穎個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按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符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玉韜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

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繪者其史亦拙事羨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貴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商書灑灑爾爾周書噩噩爾爾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立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你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窮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記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綱頰而長他皆若斯夫戲管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琴瑟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擬王文由其屢辭且裴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

跡又敘言語也又述諸史人有行華美惡者皆
 記其起在何事以貫通自述諸事則近情
 探源起委詳論又較倒自吉起史通多此類公
 家所撰五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惟左好皇
 史皆指之
 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
 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馬也也則明
 賢達所喻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
 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
 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
 及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駁季孫行父禿孫良
 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逆聊
 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
 事皆番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
 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
 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
 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
 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
 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

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
 者或虛益散詳廣加闕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
 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鈞必收
 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蕪蕪臍臍盡去而
 塵垢都捐筆逝而實存洋去而潛在矣嗟乎能
 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擊
 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
 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
 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
 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屬精靡飾傳諸
 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日經典句皆韶夏言
 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
 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掩以尤竅
 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
 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
 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
 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

而洪纖廉備此皆用時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
序詞虞書云帝乃組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
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釋前徒倒戈血流漂
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關畧而
語貴周賡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
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立明
授經師乾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
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
邦俗也則右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
飲之酒以厚韋舉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臨
之蕭濱師人多衆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
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
辨骨觀一事於句中及三隅於字外瞻之時義
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
長亦特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
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

北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
史道陵夷作者燕音累句縈然泉湧其為文也
大抵編字不隻構句皆雙備短取巧奇偶相配
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
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作
受責於少期之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妻按
一痛也子昇取識於君懋王卿齊志曰時環
而洪永安記華是亦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
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
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
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賈遠之價也然則史漢
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志三煩碎如此必
定其妍媸觀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
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語言直求事意而已是
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矣假推揚而其理自見
矣古隱語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

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於周子乃封王名非齊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誓石加建侯之言帝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滋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達臣則呼為問問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邪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蘇錄或半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牲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苑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謔矣而虞思

道稱邪即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歷引古事安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稱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禮子長所書魯始為整立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詔王邵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鑿撰以新史重規則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髮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冠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克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徒稱制克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奈闕而不載蓋歷降廟贖字之益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議別加刊定况慈山定續彰於載識杜雲牛首入

西谷逆塘
上齊丘也
中齊丘也
明如日月難為蓋歲此而不書何以

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
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
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
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
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
彫彩或體無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
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
者也
右支婁

史通卷之六終

史通卷之七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鑿識

探頌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蓋猶不同器象譬不
比翼若乃商巨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
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
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
符則雖隔越為偶矣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
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
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
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
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
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
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
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

之責也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勞其百家
 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慳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
 顏稱殆廢至於他子雖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
 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在第二
 等曾參冉有在第三
 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鄧
 曼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
 曼之上也等夫宰人負我為善樓炭持此致尤
 特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
 其罪是則三甥見殺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真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
 下流三甥皆在
 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
 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
 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
 處又在第四等士會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
 荆軻亞之泰武陽居末高漸離在荆五等荆軻
 在第六等泰武陽在第七
 六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饈既而賤等
 璜或策驚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
 江充息夫躬諛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

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揚王孫裸英恃強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
 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
 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錄其累實多按劉向
 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
 可稱直以怨慰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
 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
 輒與真烈為伍有非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
 其所載者廣矣而頗回遮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
 俗也正如董仲舒楊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
 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
 並可甄錄夫回瑗是素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
 五而不知十百也爰及近代文臣所書求其乖
 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勁節遊城捐軀虎敵
 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而沈
 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珣
 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季小混書都

以恩幸為目王頌文章不足武藝君多躬詣戚藩音階逆亂撰情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世皆謂楊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附書列玉壘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佐文沈博也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鑿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滌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慈惡勸善求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

以受害也况史之高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滿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撞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章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害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頭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後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儉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實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管涔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柱口而無言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鑿乃申以

死考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悍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宰為蘭摧王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伏氣直書不避強禦常摧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曹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賁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禰家國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弄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讞

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魏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譬若王沉魏錄濫述貶貶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其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改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先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雲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祥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俊主傳云蜀無文職故災祥靡聞按黃觀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

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兒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有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牧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秦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相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猶室文下始是貞松之標國家長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與而有劉康柔黎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

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今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規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准而鑿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致遠鈞深馬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

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
 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永殊年代
 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
 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
 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志迷實餅太官誠智士之
 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克著書既甲
 班而乙馬張翰持論又劣固而優遠王克謂此
 士發旁論曰士人辨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
 固為勝余以為文選紀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
 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類皆不敷固之不如遷
 矣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逸聞得失而大抵同
 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
 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
 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跖遂監空而出宣
 尼既沮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茲安
 得獨罪猶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簡推漢史
 雅重班才惟讓其本紀不列少帝而擧編高后
 按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官時天下無君呂宗稱
 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

戚譽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流議曆
 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
 遵彙例殊合事宜豈謂雖着發於巧心反受嗤
 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音史其
 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
 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但其文直
 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
 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
 乃綺揚繡合雕章絳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
 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夫夫史之曲筆誣書不
 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
 殆將過半固以蒼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
 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
 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默既無德不報
 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
 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輒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

為制勝者專此論之作蓋由君惡書法不隱取名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王人之甚乎夫以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實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泥沉雨絕安有發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源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與實凡三十七字蓋史之為用也上絕不屬鑒識篇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割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刮席為文連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為

章句始知其為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書外篇別有黑煩云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識

探賈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與語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非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幸脩傳諸胎厥欲求實錄難為矣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摻尋而初詞特達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退論五拾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時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雷傳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

魯邦充為迂闊立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鄒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景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屍丘明之擴吳楚逸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秦庸音特為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額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試詞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詭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開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騁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東齊生於秦氏宛於漢日而乃并諸傳首庸謂有

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
可惟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
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
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
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統繆其流
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魚據項羽之稱本
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
九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
退處士此之牽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
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
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
逼主上累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
國好奢必嘗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
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
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
伯宜華秦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
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借偽之
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肯

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
然則其辭而無所幸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
亦德虛亡是者邪習鑿鑿之撰漢晉春秋以劉
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尔而
擅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
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
者多矣若齊倫夫德康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
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
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
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特豈非勞而
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
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
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
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劍蕭之書又恐
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之主海
內橫流迭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
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
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

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閩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烏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蓋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瑣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此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別之矯妄其可置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冒懷枉申探賈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誣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詔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第七

史通卷第八

內篇

模擬

人物

書事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開翦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一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枝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燕周撰古史思欲損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葉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

行經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管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志亡豈江外披典千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齊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晉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並述此戰而自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晏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字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謀其兄雖其為謾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錄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禍愷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逮肖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譽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恐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於江湛僣仆於是始與

初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湛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秦客雋死日中原可圍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特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略言如左傳稱叔轅聞日轅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轅卒至王邵

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高幽州乎
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
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
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賈而云上軍下軍乎
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力斷指而但
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
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躡梁
血滿袖夫不言奮梁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梁血
滿袖則閱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觀已前多効二史
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
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夫亦殊蓋貌異而
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
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
何哉蓋鑒識不明者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
真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晉侯有禁公好龍之喻
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
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實罰不

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
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關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
還似皆未親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歎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
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
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君子真婦之節則
書之文誥冊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
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
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
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
增前目一曰叙訟章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
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
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
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關
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
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新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賤班固也論國體則歸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迥相滂疇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按後來之所失若王沉穆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革夏此其大較也必俾以純槁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詠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惟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知而商生啓龍箴而周威厲壞門以禍晉鬼謀往而亡曹江使逆望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寶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粟君盤骸言唯迂誕事多說越可謂妄王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幽鄙異聞雜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魂而踐筆畢卓沉溺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牒茹齡石戲舅而傷贊其事無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頰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瘅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威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騶宋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

則不然九祥瑞之出非開理亂豈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瑞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其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蕭懷柔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羅等來朝未嘗載也夫臣謁其君子載也觀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遂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魏冉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沽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如其躡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傍題署由其力倦具

之史蹟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僅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庶謹相承此則其事志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數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各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諱非開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志返流宕不歸筆作者之規模遠括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教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郟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伍致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立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樞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

傳而多別紫松補陳壽之闕謝緯拾沈約之遺
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
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頌則盡取省則都損此
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
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誅世
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
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
書知遠昧通網羅歷代至如有屢進賢時宗元
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放之亡也是生飛燕惡
宋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闕天若斯人者或為惡
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
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
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
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
俄林齊之寤原田獲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
出政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

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
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者史記
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卑陶伊尹傳
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充顯
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
以夷齊居首何醒觀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
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
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
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獲顧兔而雞肋
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
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損許詢文雅高於揚子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
斯亦網漏吞舟過為巧闕者觀東漢一代賢明
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勒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
氏載謾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樂不足此
則言行相率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
不虛而蔡琰見書欲使形管所載將安準的裴

蔡原副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裨陰受君命將賊襄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鉅虜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衰弱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言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笑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欽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

其譖狀微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魯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珠齊竿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捨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卷之第八

史通卷第九

內篇

數才

序傳

頌贊

數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即初至必撰名目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焯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休儒一節而其事可知按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捋撻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遺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馳而導之用速懷衰之害述史如此將非鍊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西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還固比肩陳范者也孝標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爾

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領學而逸連不遇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旨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闕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載八詠而能縮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義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無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靈運為詞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充喜獲語虛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獨操以沉迷度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備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率濫踈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論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語於是沮誦失路豈均當軸母西晉虛職東觀竹才凡爾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

懷鈔多無銓錄之職違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為誌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崎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嚙槽歌磔俯同妾作被褐懷王無由自陳其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蓋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

閭之故事做文閭之近作據稽二家勅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彊宇修閭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今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失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反記其客遊臨邛竊婁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替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譏父攘羊

學子名母必貴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
 媒自衞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
 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知立
 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
 言也特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異辭
 以顯其跡終不疇衡自伐據袂公言且命諸門
 人各見尔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楊雄已
 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
 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凡善
 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
 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閱其
 筆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醉角挺生一朝暴貴魚
 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
 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跋之始河南馬祖遷
 龐之說不同吳興沈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
 因真律無假寧極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楊

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冒纂伯僑或家
 傅熊舞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速者矣蓋語祭非
 鬼神所不欲致教他親人斯停德九為叙傳宜
 詳此理不知則關亦何傷乎

頌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
 為患者久矣及于今昇寶字本晉人史議歷詆諸家
 而獨歸美左傳云立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彙
 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斯蓋立言之高標
 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補字著班馬優劣論
 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一百四十年
 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
 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
 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
 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蓋
 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報求
 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
 各閉境相拒關禁不遇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

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闢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骨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有宜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皆同而西國數加倍此速遠不與近同也是則備者注書已見之矣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特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表於朝廷輔軒之使日馳於郡國作者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稱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

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愛蜀中已梁語評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經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譚成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滅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左明為省也若介冑辨讖於牛鳴叔孫志芽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布城者譚華以梟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枯窳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五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筆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虫充黃帝交戰阪泉施於

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暴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馮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舉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誥其疎遺尤其率畧者夫而議者苟唯沈約休文筆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人習所記事倍於孫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第九

史通卷第十

內篇

雜述

辨微

自叙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禘祫即上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頽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雖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崇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寧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

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顏協環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管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弗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數此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晉著舊周裴汝南光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舍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未若楊雄家諱放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迹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珠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惟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惟于寶搜神劉義慶幽明

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歐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雜合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備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率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求捨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茶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措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諷俚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繫押鄙言出自豚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體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璠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夫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撰採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察閩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錄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輿所採泱於九州聞駟所言碑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夫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統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說都邑簿者如宮闈陵廟街屋郭邑辨其規模明

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瑣博而無限故論棟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皆亂而難紀也於是考核十品徽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採善惡相參既難為觀綾故祖陳揆樂且同自郁無足談焉又按子之詩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九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崇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論於此科蓋語曰蔡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雜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王肩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對非之體詩人不弃故學者有傳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覓別錄不計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憚聞

蓋在擇之而已

辨識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作勅謀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日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斯乃特為難遇者失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勅戒書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後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獲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專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吳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聞愍知唐修本草徐世勳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稱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惟矣夫大抵監史

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懇不懈若楊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蓋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撰摺摺管操解歸其準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盡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崇為謹拜職辨名洛中以不聞為說言之可為大咲可為長歎也會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關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矣旋及雜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列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美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廟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委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

中戚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魯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愜彼典刑者乎昔立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于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辭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來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自叙第三十六

子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綺便愛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切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息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

以左氏其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諫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文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庶數相承於是屬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來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復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就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蓋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善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惟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情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報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序果以二史為

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當諸方寸及年過而立言倍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惟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求城宋歌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讓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廢聖明哲天縱多能親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教普加登華但以魚天子之名而輟行天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

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本上兼修國史創選中書舍人暫副撰任時雖元年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今不設今之史館即觀也東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推記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脩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奮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齟齬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魚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確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

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競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傳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賁遠賤近傳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其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自行殊軌能有兼備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察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六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特魚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殊一譬井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珠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持據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覺芥者矣夫

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與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識在晉書述前非獲罪於特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特有觀焉尼文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切喜詩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慙慙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考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曄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普詭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繩踰故加譏諷

余物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成價
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
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
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
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
陸績采以為紀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
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
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
與葉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
予所以撫卷澗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史通卷之十終

史通卷第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
之過隙猶且取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
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
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
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
雖克身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
蹈商賈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填土未乾則善
惡不分妍媸未滅者夫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
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
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
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
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
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焉

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終

蓋史之建官其未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修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辨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舉高周楚晉則伯鷹司籍管則立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滛池交會各命其御史

書其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盾之弑卿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邪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策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今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馬商揚雄之徒竝以別職求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

故張衡卓犖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
占候而已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
傍記跡言行蓋劾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
也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
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
所作家平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
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
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
竟無它稱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卽周
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
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
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或佐著作郎或著作
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
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
文史雄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

而仍領著作即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東
晉江左之王隱虞預于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
生梁之流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充羨著作之
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
無所變革若劉涉謝旻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
也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
者按蜀志稱王崇楠東觀時蓋掌禮儀又郗正
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故無闕屬辭
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
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臨命時有左
右二國史之職薛榮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
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今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
知其六條

偽漢高平初公師政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
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還儒林郎中
常侍在東宛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
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

參軍即詔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為主
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
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歸其後
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即四人其佐
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晉秦以來三史稍替別
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
奉王言下詢國俗盡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
宜歸之漢士於是山谷蔡山律更主文籍凡經
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乘夷禮有五
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
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猶魏代遠劫江南參雜
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
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
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邵魏澹展

効於開皇之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
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梁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
則與鬻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守華
麗酒饌豐厚得厥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
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惜焉
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
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
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切
聞近日已未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
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場修
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
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
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
設凡有筆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
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擯敬播以叙事推工
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
者也其十條

又按晉今著作即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
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
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
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史部散官
及校書正字闕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
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
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唐自直
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
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
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
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
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
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
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
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
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
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
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別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
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攝也古者人君外朝
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
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
得掩焉楚昭王讎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
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
武帝特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
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
隋世王劼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
內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
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
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
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
復詳而錄之其十二錄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
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
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

始者貴乎偽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

其十三

事業前後不同然相湏而成其歸一揆

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

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

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

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

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酒麴藥酒徒

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

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

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

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

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感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

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

所長則云某代者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

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

皆以偽名實相符功實相副昔魏帝曰舜之事

吾知之矣此則劫毀其十四條十一卷終

史通卷第十二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卷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備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髮篋存焉而後未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焉還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議削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

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既載年月不與序相符合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咸疑其謬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古文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

政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王內史梅頊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蕭之竟典從慎微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班方與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諸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謂武帝時馬融曰孔叔孫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以或合與與必有曰若舊古依生疑云魯老何容及江陵校蕩其文入北中原是遂不見用也及江陵校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梅姚氏者焉

右說尚書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

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形故有公羊穀梁鄭氏之傳鄒氏元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私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穎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建於後漢儒者數是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用逮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與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耶杜預所注者

右說春秋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魯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辨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襄蹄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摭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九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朕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孫吳漢書注云十篇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紀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說史記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

岑傑審碑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章融蕭奮劉
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
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歎變舊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
於是採其舊事旁觀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
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
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
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
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
封上固第起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
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
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
後坐賈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
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
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
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
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
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

漢獻帝以圖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
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
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在漢中與明帝始詔班固與華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班固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
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
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
夫李充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
自建武訖乎永初專業垂竟而珍等繼卒復命
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
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卷傳地里志至 元年
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是議郎朱
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
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
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
頤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嘉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恭苞楊彪盧植
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邑別作朝會
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會章卓作亂西遷史臣廢弃舊文散逸在許都
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本初已下關
續魏黃初中唯著尤賢表故記殘缺至晉無成
大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作綴其所聞
起于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
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
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峤制定東觀記為漢後書
帝紀十二皇后紀七十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
十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
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
氏居家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
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
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
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
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

篇世言漢中與史者唯范曄二家而已

右說後漢書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紀繆襲章創紀
傳畧載不成又命侍中常璉庶璠秘書王沉大
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資司隸校
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沉獨就其業勒成
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特諱殊非實錄具大
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可孚郎中項峻撰吳書
峻乎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
書曜周昭薛營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
並作之中曜營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
營徙熙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營續成
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
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二國史撰為國志
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
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頌表言國
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諫有益風化願多採錄社
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

秦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
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取多
宋文帝以國志載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
松之無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
以裴注為本焉。

右說三國志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
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
歷陽令陳留王鈐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
臣行狀未就而卒于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
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
為其同僚虞預丙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
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
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
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
有序者皆鈐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
書郎領國史于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
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統甚為

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靜之檀道
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敘六
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
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
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
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
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
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
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
舊本就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
外悉委來朝諸山讜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
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
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
蘓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
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璽成前作爰因
何孫山蘓所述勒為一書其臧實魯英王僧達

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
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
作卽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興
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
表名曰宋書未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
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
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
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
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
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
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
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
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燬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
氏所撰並傳於後

右說齊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安兵校尉

鮑行卿秘書監謝旻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
聖淪沒並從焚蕩盧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
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興三十篇而紀傳之書
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勅施功未
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右說梁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壯地傳繹各為撰史學
士其武文二帝紀卽顧傳所修太建初中書郎
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
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
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在苒竟未絕筆
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奏詔撰成二史
於是惡其舊業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
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右說陳書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
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
譜其訛謗先帝愆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與子和

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郭情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安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慕容王度追撰石華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享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起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季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掾劉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仲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莞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

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昉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卓敬崇熙章譚相繼著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蜀太后幸李威事恣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秦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南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步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將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副爲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弘從弟和柳仕魏爲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推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

嚴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郡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物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已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未安中共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

右說十六國春秋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鄒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元明廢而不述神嘉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弼高閭鄧穎晁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錄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已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

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鄒崔以下皆相承作總年體至孝文大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即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令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今刀桑辛元植方悉祐陸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髮髻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情勝已喜念舊惡甲門成德典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

史者皆獲重罰或斃若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循云不實又今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作即魏淡與頽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淡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亮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右說後魏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統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楊休之杜臺卿祖宗儒崔子業等相繼注記述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劼內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所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

志序云三十卷

今世問傳者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右說北齊書

宇文周史大統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右說後周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十八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揚帝世唯有王冑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論事申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

書仍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議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魏思燕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不入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撰魏徵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常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狄德茶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錄編入隋書其實別行格呼為五代史志

右說隋書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組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于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顏胤之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

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作傳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風及以嗜聲不才而輕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錄皆素貴私家行狀而世人叙事罕能自達或言皆比興全類咏諷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智慮申其機杼發言則噀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二十卷

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甚月方畢經
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篆猶有憑焉大
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此事以
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
於斯矣自餘編記小說則不服具而論之

史通卷之十二

史通卷第十三

外篇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
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
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
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
事也則不然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
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蓋有后羿寒浞齊
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成家
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
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
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
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
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
述言辭家語妻陳事案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
論語而已由斯而談蓋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
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

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
 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
 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遂
 事不諫事已遂不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又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
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
 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
 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
 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
 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夫漢景帝
 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惡斯並褻賢積愆
 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
 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
 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
 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
 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新紂
 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卷周書是
孔子刪書之錄以成

其錄 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
齊筆昌言云魯無筴試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
國風皆有惡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
豈無刺詩
益夫子刪觀夫子之論語也君要於吳是謂同
 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
 愚愛情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
 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
 案然靡察有如瞽瞍今故言其疑事以著于篇
 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壹虞書之美故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
 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
 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
 子八人謂之元凱與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
 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湮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舜雲
 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鱉鬻與此三族俱稱
 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

比有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
舉咎繆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繆未舉不仁甚多
以驗堯特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
此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之
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
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
者遷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
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
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
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
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
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
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
授舜其事雖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
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若楚則川號汨羅在漢
則邑稱零柱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探割地

氣歎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復其途况以萬
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萃既竭形
神告勞捨茲實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壽殁之年
更踐不毛之地養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
無依孤寬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
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
陵周王流琬楚帝徙柘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
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始文命之志乎其疑三
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蓋為啓所誅又曰太
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
書近出世人多不知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
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
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
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
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蓋手握機權勢同舜
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
咎視夫近古篡奪拒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

誅蓋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
惟蓋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桓勿易馬而獨致元
與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
唯有慈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

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
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歆比跡堯

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
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

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節讓偽
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大書之作

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
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

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平

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
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

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

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書絕秦

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宋諸

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

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

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獄父害居桀紂

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紂父即商紂之子也

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有暴惡母軀分裂未

言慈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

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念盛載髮何以

為說既而合諱二叔拘節三監雖君親之慈不

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於義

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

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誓雲怒

衆敗身滅亦當諒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

七也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軻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顛史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王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彧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也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疑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祖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厚夫毀茲王體從彼被髮

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鷄自斲其尾用獲免於人彘者焉又按春秋晉士為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拔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夷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憶愆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卓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筆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三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按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策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通卷第十三

史通卷第十四

外篇

惑經第四 二十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未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對顏亦互聞得失何者親仲由之不悅則失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鼓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普以表心或攝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覩齊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火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程卷躊躇揮毫排憤僅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則詩讀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

春秋切評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何者
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祀伯以夷來朝降
爵稱于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讓
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
行夫何所讓矣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
起遂皆書卒元年公子圍弑其君荆剋製七
載其君情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夫臣弑其君子
行康卒圍伯頑卒濟侯生卒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
不顧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葬不
親喪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
茲二弑躬為莫寃則滿網遺名跡涉瓜李乃擬
指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論一也其

又索齊乞野暮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機
禍由常書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
此也亦何異膏酒薄而邪耶圍城門火而魚
池及必如是則邪之閻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
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墟

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哉乎此書云
其所未論二也其二條

益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
有疵瑕而寢其蓋也虛空之偶鶴也清濁必聞
不以綿駒之歌時有娛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
執簡直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
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
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
而稱符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
是也豈不使夫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
良史乎其所未論三也其三條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
不書盟恥吳也十二年注桓二年公及戎盟
云盟不書何恥之故不書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
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論四也其
四條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
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

盜入于謹推陽關而外叛傅具其事經獨無聞
何哉且弓王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
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其五條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

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殺皆書以名而惡視

之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六條

九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

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

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

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

為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

靡別者矣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弑釋其

也故其所未諭七也 其七條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

教如魯之隱桓弑弑昭哀放逐姜氏潘奔子般

天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

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

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披汲冢竹書

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
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
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無小苟涉嫌疑
稱取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其

八條

案昭十二年齊納比燕伯子勝者何公子陽生

也左傳曰納比燕伯於于齊子曰齊之事我

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華曰如

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

僻習其說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失何為其

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洽或革曾無定體

其所未諭九也 其九條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與

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

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

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

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

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

十二也 其十條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皆皆做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狄滅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此夫諸國史記其事獨為疎漏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論十一也其十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未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莖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言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論

十二也 其十二條

凡所未論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增數仍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其十三條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全矣曰殺就我行人鄭奔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關文特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急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其十四條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狄
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
華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事求
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立明論春秋之義云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活人懼
焉其虛美二也其十五條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
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
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
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審殖出君
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
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修春
秋也蓋他刑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對楚已
楚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君彼就昭來一主被
逐莫不跌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
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為有之諒歟其虛
美三也其十六條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

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
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
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
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其十七條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今
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
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
國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
者耶其虛美五也其十八條

考茲衆美微其本源良由違者相承儒教傳授
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
言春秋者得非觀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
者乎其十九條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
掇而春秋雜義皆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
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其二十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其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弊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榘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備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鄭氏夾

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辨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服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禮制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由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傳孔子教故能成不測者皆周公之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者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樞總羣書至如禘祫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

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者舊譚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卷而將班馬抗衡訪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諫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五堅雖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醜醜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

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入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佛偈諸君觀與富辰文晉季札觀樂而謔國風其所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邶子齊魯言少吳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子草溫楚靈王誦新招之詞徵近代則循環可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覆如臣相德泰述兩國世際華子班稱稱楚荆規漢用晉士澠馮諱叔苟林叔說文公賦楚於食新故以委色子服蒙伯謂吳楚國來士盟晉重耳當中蔡無批下之謂吳楚國來士盟晉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胃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至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堯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

贖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擊柝而不納春秋
 是之遂命執以厲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校高
 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
 君子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
 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
 執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發進惡徒
 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
 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
 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評
 矣奪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道
 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
 之左明用使善惡必彰其偽盡露向使孔經獨
 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
 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
 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
 秋所賞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規斯言此則
 傳之異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
 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掛頭標曰是謂
使無加民之惡而

無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
 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因示
 識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
 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
 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
 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
 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
 成龔替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
 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
 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
 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魯侯禦宋得雋來丘而
 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
 郊後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子罕
 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規其哭於陽門
 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
 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諱出公羊襄年再盟君臣和
 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此記時
 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

出列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葬莊王葬

焉出文記列子言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

出劉向扁鵲醫濟號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出七錄扁鵲醫濟號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扁鵲醫濟號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言新序劉向有息死於美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

墓申誠說死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

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

行而其失自顯語其私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

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

逸今惟紀年項諸師在馬按紀年項諸師在

伏時事與左氏同師春秋多載春秋時至者錄

符左氏相按遂故東晉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

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擊虞東晉引其義

以相明王接荀頭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

釋釋謂詳例于寶籍為晉紀事具于寶籍由是

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校春秋於丘

明校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
記舊聞吹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
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
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
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
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史通卷第十四

史通卷第十五

外篇

點繁第六十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稜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及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柔昔陶隱居本草葉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則音亦黃等如正用粉則別或同易數字或加足片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則或同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必撫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問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

史通卷第十五

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則乎十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覲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覲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二十一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誣譎者不之丹朱而誣評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堯舉之除七字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十七字加五字按顓頊紀中已見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不得在帝位言黃帝之玄孫則上云昌意父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顯云禹人臣今懸於未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筆削備可盡乎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字呂氏本紀曰呂四字登革其次序

一〇七

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王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趙隱王如意高祖嬖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類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剛可畧而不言。除七。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糾父福。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加三十三字。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願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遠塞之恩。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勝既樂捐。願皇子類天能勝衣起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

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尤。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二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尤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克。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遠塞之恩。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勝既樂捐。願皇子類天能勝衣起拜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驕位臣青翟巨湯等昧死請
立皇子臣闕臣且臣胥為請侯王昧死請所立
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已上有言語相
重者今畧點發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
今輒具列於斯籍為鑿戒者爾凡為史者固宜
詔詰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
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
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
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
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
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其泉建章
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
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
朕惟象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
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其泉建章宮衛士各令
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自餘抄撮他皆做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

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
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
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
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嘆而
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
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何獨笑武承
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徵少特數聞公
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
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冢世世歲
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
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
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
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
交名寇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陰
五字加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倖偶儻之畫而
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其莫敢擊秦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潯王爭強為帝已而後歸帝號今齊潯王已益弱今性秦雖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容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易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餘三百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大傳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大傳賈生

既辭往聞長沙早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諫
 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其詞曰
 云賈生為長沙傳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
 坐隅楚人命鴉曰鷦賈生既以謫居長沙早濕
 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
 云云 懷王騎望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
 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唐七十六扁鵲倉公傳
 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
 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
 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
 人主名焉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所能治病有共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
 掌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
 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善藥醫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
 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

此 通 卷十五

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
 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央熾疑定
 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
 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
 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按陰陽禁
 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
 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為人診病决死生有驗精
 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
 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
 言也已上皆述一生醫藥別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
 公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
 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
 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數演
 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
 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
 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鑿及自撰

二二

史記蘇燕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遂謂王生請從
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
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官
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
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
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日
子悅其有義矣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
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
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新晉書袁宏傳
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嘗為詠史詩是其風
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傲尚特鑊牛渚秋
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賦
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亮又藻麗遂駐聽又
之造問焉答云是袁臨汝所誦詩即其詠史之
作也尚項率有勝致即迎并舟與之談論中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

賦其文之高者聳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
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
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受體於虞者致足父之
慟泣似實動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
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魚
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
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蓋寫韻一句或為小
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想流風而獨寫
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遂後安為揚州刺史自
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
謝安欲以卒追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以
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願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卒
而欲要焉此事出檀道濟言陽秋及劉義慶世
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并妙選良偶有心於
劉炳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
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
婿焉炳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

求快女婿其人也除二十三字

史通卷第十六

外篇

雜說上第七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逐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眾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爭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栢舉之役子常之敗夷辰入楚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彌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乎蹇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

史通卷之十五

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政整言勝捷則敗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諛詐則欺誣可見諒厚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與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腹辭酒簡牘或笑句入珠誇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作造化思涉鬼神著述平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厲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蒞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遠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謔言哉

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蒞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為加弑議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踐丁郭苟事親不違樂正便以弑迎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報書故使論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恠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夫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踰躑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玳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玠曰子為晉國重

鄉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牟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棄者矣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桀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厲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又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聲替無由覺悟也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牀區別易觀昔

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子兩氏紀孫檀二陽秋

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瓛

謂者按樹氏秦殺有傳至若以古方今則知太

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

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皆極

稱善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鄒通傳云帝崩景

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

矣何用纂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

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

有其事下又載其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

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

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祗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并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親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閔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矣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公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迺喟然而嘆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請者難得而許穎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

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撰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闕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偷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風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滅堅扶死此閭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風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傳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今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

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晉之逐也由弒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狄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又銘其說祭獄其服章於宣厲之年徵秦與橋顯自文成之世惡名卓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魏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輝宗之在水游也鵝鷺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尤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辯不復嗟其智不能領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者述

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敘敘遠東公孫之敗自秦魏魏曰當者此謂神也遠東而更置首誌以取族滅席天意也述江左陳氏之亡厲世南帝王畧論曰未定元平獨人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憤自稱富平侯家奴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駭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清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獲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觀太史公之劄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

候則紀其年月列行繫紆以相屬編字載吾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適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狀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倏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重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雜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拔其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與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書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

輟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源所未了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物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耶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楊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絕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常玄成父孟德業稍多

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章相之篇則不以帝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怒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苟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通卷之十六

史通卷第十七

外篇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王隱撰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諸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強者矣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

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文謂劉

石張據瓜涼李壽巴蜀自遠而左氏屬慕容沙

漠西南地歸司馬遠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

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勢於趙是何言歟夫識

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勳抄據

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

矣夫學未該博豈非評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

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

君祠耶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敘其流俗惟說又劉勰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嚴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今昇之書晉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今俗之學者說危發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撫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尚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今舟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蔽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死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

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其尊類。

漢呂后以婦人攝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蹟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在例一卷晉書之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感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感載篇輒叙娥姁之事其為平略不亦甚邪揚王孫布囊感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揚旌及經合義足矯夸葬之德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予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者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嘗酒沉湎禮節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晉書劉伶前史所闕

宋略一條

史通卷十七

裴濟原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裴濟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傳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撤孝武襪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柱國志袁孔照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袁亮威權震主負羊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生今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謂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哀公撤曾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枚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寃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無復文理非工熙先播逆憚奸矯言欺辱且所為草草本末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鈐擇豈非蕪穢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末年義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

通多此累有同自鄧無尼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倚衆其事以申持樞云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諸魏救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蕡韓王武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秦乾皆成榮禱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因所傳感則壯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可欺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出關東風俗效耳此可謂飭瘼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近者沈約晉書善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朱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撰魏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彪傳

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論事狀君曲為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胃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北齊書史三條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授買其餘勇孺見所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溪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鞞吳師入鄆亦不是過也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壞闕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羞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

相崇教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統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殺盧江目橋為北南呼北人曰恰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華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貯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俚而彥鸞伯起務存舊制為蜀蓋為重規德業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則特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聞石橋卷易臣以奴呼毋云婦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砌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戀吾幾面堵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蕙仍存皆因彼舊事定

為新史觀其未墨所圖鈿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齊書謂李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宗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武武皇帝諱也

稟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稟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稟代故時日不接而間起相偶使讀者蒼亂而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者書未能精謹書成能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虛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此之徒從風而靡按緯文雖去彼虛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非夫適俗隨時之

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猶尚儒雅卽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今狃不能別求也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邵齊志隋書及見於蕭詵太清記蕭大開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瑩齊記而今此條除了不濫採以齊其書蓋以其中有闕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隋書二條

昔賢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登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逐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誚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旣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筆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筆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苦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竄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譏王君愬撰齊隋二史其叙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邵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大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史通卷之第十七

史通卷第十八

外篇

雜說下第九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戴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華府分布失宜則綵綉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親持論如是其義靡闡必矜其美辭變而不棄則宜微有政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辭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尤稱翰林論繁如次諸史傳實為爭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變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

造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雜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已前多後才而不課學向惟已後頗引書以助天然近史所載亦多知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過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擧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

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妄安能援引古事以調荅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耶齊志宇文公仲高祖曰漢兒夫以敵武晉嗣未廢胡俗王宗所載其詞甚多矣周帝仍因之而牛弘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遠於齊遠矣而牛弘王邵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所廢誰能與之者乎文字帝曰蕭解可謂沃之太祖起曰何為問我骨肉生此貝錦母並六經

三國志又曰榮權吉士也其人與之言無二此
 之謂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其人與之言無二此
 其除言皆如此豈是字文之語
 又按裴啟大梁太清實錄元帝使王琬
 魏長孫倫破宇文弼王琬報請全帝使王琬
 收使孫倫破宇文弼王琬報請全帝使王琬
 相類何須人來豈得忘我此言與王宗所載此
 異莊子述鮪魚之對而辨類錄張賈生效鵬
 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
 錄則否矣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謂惟周多美
 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語是則俗之所
 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
 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
 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
 云李雅直道長謂太清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
 語儼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
 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王稱漢朝侯景高祖
 世深羊祜之言而珠璣乎夫漢晉之君事殊
 盜用不又姓最梁累稱高祖曰得就在我失亦
 在子不及姓最梁累稱高祖曰得就在我失亦
 句清語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
 又蕭韶太清記云云志痛之誓永安故天屬
 朱世醫下傷人淫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
 苦之由避偶對此之為害其甚多既有辨如
 靡文並字預偶對此之為害其甚多既有辨如

卿更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
 莫不拘以文禁一舉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
 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
 間賤疎款曲詔策頌煩雖事皆偽迹言並飾讓
 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
 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
 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德宣之今江陵
 齊地劉勰千餘里德宣皇后下今或書成并部
 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
 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語本不施行必也載之
 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
 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失此謂魏及宋自創
 帝位皆數十年隋事耳夫功德日盛稱霸王
 促及於時帝位不欺揖遜無決自齊魏晉還
 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史中齊文以帝稱
 顯盡密撰錄無前後薛文等差序殺也
 唯王邵所撰齊志獨無是馬夫以累易古人以
 為辭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
 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

流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倉而譏劾者隋史每論云文臣今故宜因其故事守尚史臣所謂通鑑子語曰輝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家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孺之誦起自昭公未聞其尤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謂說曰夫於天子自魯昭公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特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魯親女景公時人

謂晏子曰昔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公昔即居其後今祖舉一二其流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夫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夫真實事夫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伴僵而覆之又井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于明此並戰國之特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痛隱形于齊王

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得有懷慮失節
目為貞女劉安履歲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
立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楊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立明常稱左
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鑿物有所不明
者也且雄晒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
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
泉賦則云鞭笞犯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

則文章小道無足致虛觀其蜀主本紀稱杜暉
化而為鶴荆屣變而為鶩其言如是何其鄙哉
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
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
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盖由地居下
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榮
著錄劉炳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牖者夫向
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
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天

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家主假相訓答
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
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
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
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
則馬卿遊梁枚乘讀其顏色曹植至洛宓妃觀
於若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
篇夫以國史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
斯以謬矣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
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
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鵝此亦漁父之一事何
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榆袂纒惟之林濯纒滄
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蚌鵝蚌任
漁父善釣亦可同早二錄何止榆袂纒惟之林
濯纒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
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

其流甚多至如蛙驚競長蛇蛇相構鴛鴦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樞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夫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定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子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則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善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堆論史漢者則不悞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

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遂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那好長纓齊珍熱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圭璧不行緞緝無紀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輕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魏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斯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磨笄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馬足恠哉

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

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

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

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

嫉惡者也必無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

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

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

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

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惟薄不修言貌鄙事

訐以為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

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

子幸為詳焉

昔魏史稱朱具有口才學處有筆才故知喉舌

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

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

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

楊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

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雖垂未技短才小

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陽傳云有或者

書變至二篇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不一

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不一

撰西征記辨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

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事同七畧

卷或五卷皆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

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

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

身止許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

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官通顯史臣載筆

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

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

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

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

史通卷第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誤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志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文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芳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特史記以標首下列魯滿則遺左氏而魯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不云魯后矣定何那是非難悟進退魯準此所謂史記左氏文錯相併也

史通卷第十八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矜守林何甚此其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災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葬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承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威好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高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

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之不同也

第二科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綺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經難知五曰操舉年辨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舉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子與喪賓燕樂喜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肸說此即其勃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子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

閱彼全書唯微半事遂今學者疑五明之說有是而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塵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校與不校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庶微之恒矣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入此科又言大壺與電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電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挐章句錯標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

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其地節河平二年其如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云元鼎元年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三年按三年宜云元鼎三年云是歲而已不備其虛言等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智障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責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穰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犖太師豈猷皇之本願而

作者苟貴威烈以妄施魯實坐貽妖妄謂得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處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

鄆按大夫蒐于此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

常事而坐筵灾青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辯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按

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嚴公謂莊公也漢建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劍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

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

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罪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水今作宋大水

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

可祈禱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桓七年

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肯

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準的無王者也其釋嚴答舒厥罰恒煥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

緣故罰之以煥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

惡靈夷猶憂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失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

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竊追草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廻行天

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請行在丙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

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

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陸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頽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是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刮折而求諸後應曾不媿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數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殺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抑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莽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

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謗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膏懷孕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赦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在孕哺爾遽發啼殺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膏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竅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少昊其壞梁山云崩鷄退蜚於宋都龍交闔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感言其必應蓋於

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
 永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環隔至漢代儒者董
 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攝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
 學凌彼先賢蓋今諺所謂李與厥昆爭私嫂者
 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指舊習訥苟出異同自矜
 慰憐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
 冒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傳引前書網羅不
 盡二曰蕪抹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
 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
 以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
 史稱劉向學教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
 見不同信矣而周本斯按鄭車偵濟風之為害
 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
 又詳言象沓歷敘詳楚兩莖為災而不錄趙毛
 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鷓斯皆見小

志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
 當參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
 于公在職元陽為旱在紀與傳各異其祥在於
 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
 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狡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
 屯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它弟夜以蕭叛

班志書此二事以為大馬之禍此二事是與班志

所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閭

鷄而傅木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

於獲鴈鄭殺萌於解龍鄰至奪豕而家滅華元

烹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

而不論唯徵大馬而已此所謂蕪抹左氏遺逸

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史實皆指

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

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

記豈非忘本徇末遂近棄遠者乎此所謂羶羶

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

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

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

勸善以誠將未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

日蝕地震石隕山崩兩雹雨魚大旱大水鷄豕

為禍桃李冬花直叙其災而不言其應數春秋

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

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成帝在初二年宣帝

石九四十年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帝崩

成帝河平二年楚國兩雹大如芥雲鳴死成帝

成二年大雨水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

甲次擄擊之皆物也又為嘉祥狗與豕交應帝

五年十月擄李花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

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

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蓋時之人不

記其牢效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

志錯謬殊多豈亦刑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

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城之為寇

糜之為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微崩七山者漢

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元陽所以成狄

鄭易許由魯謀來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

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

評焉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春秋時事遺誤最多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

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

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元陽之禍按周之東

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陵射王中肩楚絕苞茅

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

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

矜自恃坐招厥罰元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

高聽早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米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

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

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云無米九有

三載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

舒殺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左傳託欲為陳討

賊陳圍闕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讎隗叔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使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衆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篡年是世懸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晉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官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壯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管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譏太子痤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

事在成
十五年
華合比奔衛
事在昭
劉向以為特則有
火災赤青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
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
諸案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
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魃鼠食郊牛角粟
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
後晉為難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泆梁
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
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
歲三月大夫盟於泆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
十八年春魚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
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
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春
侯失政大夫盟汝在次大夫之不臣也按春
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相六卿田氏而已
如難澤之會泆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
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議其無
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
之徒不窺左氏直惡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侈
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夫衆心以
弒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
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
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
誤也當為州滿事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
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于將誅魏絳
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熬在已籠辱自由
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
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辱誣之甚也自
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
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祇自取
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
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是在氐出東方者輟角

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按星李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李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氣殺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微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

五年梁山崩七年魃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中一家而無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聞於郟時門之外涓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脩德將聞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今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按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頰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真歟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此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按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

歲其間日蝕復有七馬事列本經披文主駮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奇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大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大也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禪寃之說斯文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自斯而後若頽頽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史通卷之十九終

史通卷之第二十一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統炎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酢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窺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

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其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奇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云黃帝克受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侵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欲陰異等侈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做飾俾有遷幸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魚死亡累年而活秦繆從

繼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佹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斥言不接一見無疑遂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碚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徒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

兩商瞿長無子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敬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推滅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違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爽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河著書首陳此說馬遷救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充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雍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恚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

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子房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群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也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復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誠象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

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後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假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涕喧旌葆瑱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騎駕凌掩惟首領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官率彼吏人顛然佇候妻後捧除逆旅行幸有程嚴備供具愁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閑擬客主俱窘九為良二十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來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無一實異哉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

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蠶矯號漢主或王遵叱蒙或朝雅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含嚮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失雖役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綽聲過蒙區欲蓋而彰止蓋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大芻蕘鄙說閭巷謠言凡如此書過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彼實錄故特申持擬辨其疑誤者焉 蓋曹公多詐好立說誤

流俗相欺遂為此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奮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

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奮武勇遠

懸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撼瓦皆

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

魏帝與其群臣焉得恬然無事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

之見父十餘日言歸質賜絹一疋為路殺威曰

大人清尚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

餘

難曰古人謂方收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十

石故也名以定祿實甚焉設使庶知伯夷介

若默教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貪饒者如胡威之

別其父也一錄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

安施料以牙善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

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如張湛為蜀郡太守

齊川貨夫持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為誣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

身安弊緇口甘齋糲而多藏錢帛無所散用者

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

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

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終失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衆教一踊

吐血數升及餐食一蒸飽飲酒二斗然後臨穴

直言窮矣舉教一踊因復吐血數斗變瘡骨立

殆致厥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傷必致

其哀但以直經未幾悲荒遽報如謂本無感容

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發閔凶所鍾合

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春并之音在

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馬其子者方對局求

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

志如泉鏡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

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

盜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

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傳况乎溺情狃酒不敗乎素雖復時一嘔動豈能柴髮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徵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歲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

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徵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厭難且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賸索隱然後辨其訛謬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諍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常正虛詞慎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美權女娼預政士有附麗之

者起家而歸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楨當時為
中允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
次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
掃凡經三載或有請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
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
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
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謀官書求退曰
傑勿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就
悅尋天左史右史是日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
稱徽婉志勝兩京三國班謝陳習聞其著中朝
江左王陸干孫紀其盾劉石借號方策委於和
張宋齊應錄傳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
穴殘編孟堅所亡焉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苟
緝載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
藪奪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
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於其贊林斯
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
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

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
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晉漢之丘明子長
晉齊之董狐南史威能立言不朽載諸名山未
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
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
以為可焚張蔡二子割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
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
荀袁家自稱為攻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閤
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
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
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齒錄
唯自詢抹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
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公華於臺
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
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
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
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

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曠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稍毫而指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塞成一家牀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垂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豈約或可畧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創之務也屬詞比事旁逸宜均揮鉅奮墨動情頂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其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

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僮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咸以剝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試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論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錄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峯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擲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皆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鉞

敘故推為首敢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
小從仕早躋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
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逐使官若土牛葉同
芻狗逮慶與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
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
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旣而駟
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
歎其才名季布於河東及增其愧明公旣位居
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俯仰
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覿光念議縉紳繁我以
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關書為日已久石渠
擇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
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
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
何曰相期尚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
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
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饗而我餘瀝不窺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

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跡追諒宜途則十年
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
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
如武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仕以守愚自得寧
以充訕褻心但今者龜兔從事壑拘就投朝廷
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隱始其義安施
僅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慮如段干木與僕
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况僕未能
免俗能不帶木於心者乎當今朝騎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授武
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
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
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
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
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依而蕭宗等相
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史通第二十卷終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鑑家獲見
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
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參政江藩時
同鄉王君舜典以左韓遷自川蜀惠之刻
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為會要頗亦恨蜀本
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
刻校之補殘刊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
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
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
尤稱厥司顧其是莽任情往往搢搢賢聖
是其短也至於評騭文體惜薄牽排亦可
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

前史官陸深書于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謗舛尚多惜無別本可參
對也方俟君子音人以思誤書為一造

斯言殆未可廢也故宜如右廿又四日添
再題

跋新刊史通

同年儼山陸子牧蜀三越月嘗病蜀本史通難讀乃公暇釐訛續脫英其繁蔓間勒決其譏舉前失之失辟光弼一彌今子儀軍氣色益倍寒朗平反楚獄群疑亡而多理出蓋其沈醉史館者三十末年才擅三長稍出緒餘耶義例峻凜論嚴取怒作史觀史之法斯備嗣今學史其知務循據豈直嘉惠吾一方茲一時焉耳矣截短於為材其長也自足於用也子玄復生當喜增價何庸手釋蒙

嘉靖乙未中秋日內江高公韶跋

史通者唐鳳閣舍人劉子玄所著也子玄生秉異質少有偉志甫總角即能上下諸史包括寰區是書蓋其再入東觀所成皆商確校勘諸家精語奇詭畢陳如闢草蠶螢裁剪撥拾光采裒聚吁亦勤矣然語激而氣輕於道或未可會耳按子玄語張說入證魏元忠事曰無誣青史為子孫累及答鄭惟忠所問文士史材之說世稱篤論子玄者正亦不媿良直也已余聞史事如繪家數種種貌形肖物逼真者名家耳昔有中貴人自憐其陋每畫史為作者愈似則愈不當其意爰有移他眉目娟好以媚之者遂蒙厚賞焉嗚呼不虛美不隱惡畫師固亦稱史也要之人文與時升降聖王在上典史職者無亦聖人之徒故夫虞書所載四仲厥民析鳥獸孳尾諸條謾二十

列正史通序

八字耳後之候氣觀象者所不能違萬世律歷之宗也視夏小正秦月令何如邪禹貢一書豈禹自修今雖陵谷變遷天文地理民風物產居然可見山經地志祗益紛紛耳乃春秋則仲尼約之以經世者可以例論乎哉彼立明遷固而下世亦有作未暇深議史通歷有評品或者未免遺論中間然有可以質諸仲尼者子玄嘗以史通自擬太玄謂後世必有如陸公紀張平子者印可千載矣詎知我儼山陸先生子淵以館閣宿望出秦江藩內外所著亦既富矣及左華吾蜀謂史通漫漶不可讀暇日節易而翻刻之豈亦憫其憤鬱勤苦者哉子玄有知寧不抵掌九原矣夫

嘉靖乙未歲仲冬九日漢嘉後學彭汝寔序

昔者孔子嘗曰吾自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序味斯言也則雅頌在當時見者亦衆矣必俟孔子後正者何也蓋權衡設輕重乃昭尺度懸長短斯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賢者誠萬世之權度哉愚舊讀史通見其缺文複意繁詞冗意心頗疑之掩卷而思展卷而玩莫可為懷者矣儼山先生帥蜀之初乃取而正之篇章自趣各循其軌意愜而文順事核而理瑩自是始為完書此無他蓋先生以江南鉅儒養之翰苑復三十餘年其學遂故其思精其思精故其見高如扁鵲視人五臟皆見庖丁遊刃日無全牛故稱量之下銖兩自明分寸不爽固其所哉厥功豈獨倍於作者殆并孔堂以續雅頌遺音矣近世有訂

周禮之誤以補冬官之缺或謂事類而功
倍未知然否且羣書之誤尚不止此先生
將次第正之其嘉惠後學之心益宏且遠
矣敬當立雪以俟

嘉靖乙未長至日後學李佶謹識

跋史通

方洲山人楊名撰

儼山先生既正史通使者未緘以示名且
委之為說名敬受而讀之至三四過則見
夫井井乎如珠之流繩炳炳乎如鑑之脫
垢洋洋乎如韶之叶律而琴之定徽也乃
起而歎曰邈哉淵乎先生之用心矣夫尚
友則詩書是資奮德則言行有賴故雖塵
籍靈編小辭淺說罔不有至理存焉者聖
賢固弗廢哉况知幾以良史才三為史官
徘徊司籍之曹歲月寢久其所以沉潛考
證之者當不寡薄則其著而為書固宜兼
備諸體網羅百家馳驅列代幾自成一門
戶獨惜夫評議徇於意見是非謬於聖哲
不能使人無遺憾焉雖然作室而先式則
羣材無消織錦而預圖諸樣庶百卉之不

相雜此其道在我而權存乎心爾夫既曰
尚友矣畜德矣則凡詩書言行之云皆足
以輔吾志而助吾力罔見有致病吾事者
矧曰辨類考故推時核勢案迹之實係乎
然則先生茲刻雅意其在是也已矣若夫
徐朱柳子所稱說者見則有異同言則有
得失或未足以語此名且將質之於先生
云

嘉靖丙申歲秋七月朔日跋

史通札記

序錄

二葉下十行司思 何云思字以意改 下十六行曰

自 下十七行張之象本無夾注二十四字何

氏以朱筆補入

目錄自第四卷題目以下皆無第字

四葉上十六行頤頤 下四行識職 弛張下何

云末三篇俱亡或云體統篇卽自敘也統修

按羣書拾補云宋本闕外篇目錄張之象本

有之非是

史通卷第一

五葉上十二行鈴鈴 鍾修以意改文象 上十四行

推張本惟 號号凡鑿皆作号下同 下二行甚一作其

下六行頤頤 下十一行邵凡邵俱改劬下同 下

十五行張之象本無夾注此疑有脫四字統

修按拾補云宋本亦然 下十七行元舒舒元

六葉上六行按何俱改接下同 上十行盼盼 下十

四行傳者示也拾補云宋本作傳者傳平也

顧千里云此風風去也之例 七葉上十七行

耀曜 下五行爲字下有之字 八葉上二行爲

於 上四行採採 上六行名目自名 上八行梁

下有世字 上十行以上已上 下二行例別類

字下有相字 下十行遂選 九葉上二行史張

之象本作文定公何云抄本定公疑作定哀 上五行

書家

史通卷第一

九葉下六行得何云抄本無得字 下八行已以 十

葉上九行秩秩 上十七行世爲史而皆倣左傳

也張之象本作世爲史官無而字何亦云鈔本無官字

上十八行眞眞何於眞字下添其字 下六行闌何云

一作闌 下十一行干干 下十七行紀記 十一葉

上四行之入 上十五行楊揚下同 下十五行伯柏

莊王莊襄王下同 十二葉上十六行國圖 十三葉

上五行國圖云當是地字誤 上六行瓜瓜 上九行

班爵張本無爵字 下一行今近 下二行冊目 下

十行序字下張本有事字 下十二行不可得

也或曰遷紀五帝十字衍文 下十六行皇黃

下十七行賜得 十四葉上一行憊何云一作噉

上三行紀記 上十七行邵召 下三行道何云一作

異 下四行虛班史傳虛傳班史

史通卷第三

十五葉上六行斜邪 上九行合舍 下十四行臣張

本作長 下十五行切願引拾補作功 下十六行書

下有記字 十六葉上八行折張之象本作折 上

十六行軼佚 下二行星一作靈 下八行隋願引拾

補作隨 下十四行顯顯 十七葉上十五行百疑作

有 下三行者著 下七行慧一作李 下十一行梁

番作涼此對文事 下十八行柱樹馮校梓柱 雀漢查

作爵 十八葉上一行雨霜霜雨 上四行賜錫

或晉楚來聘願引拾補云無或字 上十三行脫張

之象本衍 地張之象本作兆 上十四行札願作札注

同 上十七行注火願作吳 上十七行注在自 上

十八行注夾郊 下二行注定文 下七行注桑下

有穀字 成不 下九行注厲公下有誅四大

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十一字 下十八行莒大

爲國張之象本作莒爲大國 十九葉上九行注畫象

夷狄願改查作夜 上十八行不反 下三行鳥願作

鴉 下九行第三知字作智 二十葉下十行錫鈞

二十一葉上一行番張之象本蕃 上二行夷從華夏

張之象本革夷從夏 下一行主王 思馮校作司願同

殿字當衍方思格魏太和中既定氏族高

下按此以選舉何又云馮校仍存殿字 下七行者

疑作伯

史通卷第四

二十二葉上十六行誤設 下一行淡薄無味顧云
 當云淡泊有味 下六行于干 下八行歸歸 下十
 行人張之象本作仁 下十七行君審 二十三葉上
 四行序字上有自字 上六行往張本作彼 上
 七行小寡顧引拾補同 下二行擊難一作擊排 下
 六行逮殆顧引拾補同 二十四葉上一行起架 上
 五行官準 上六行之一 上七行豈不 以上皆張
 之象本 上九行遂遂 上十四行摸摸 下二行字
 行顧引拾補作行字 二十五葉上二行瑰理 惟唯下
 同 上四行察最 隋志梁後略十卷姚最撰 上十二
 行反張之象本互 上十五行篇張之象本編 下三
 行陳鄭 下七行標顧 下十四行置署 二十六葉
 上一行盡字下有者字 上十六行繆繆 下三行
 各顧作若 下七行讚頌 下十二行羈羈 下十五行
 胡朝 二十七葉上十八行映扶 下五行一張之象
 本三 下十二行尙顧引拾補作背 二十八葉上二行

昭昭顧云拾補同 下六行原顧引拾補作考 下十
 一行必不顧引拾補作不必 二十九葉下十三行注
 爲顧改言 下十四行注宣字上有文字 王國
 張本作亡國 下十五行虛靈 三十葉上十行殺顧
 作殺又引拾補作煞 上十四行作者所作 顧引拾
 補同 蔡張本羣 下十五行摠張本忽 下十七行注
 贊述
 史通卷第五
 三十一葉下十六行苑下有並字顧引拾補同 三
 十二葉上十一行加詛語以加諸顧引拾補同 上十
 二行注邵下有曰字 上十三行注收因此收承
 此言 上十五行注有議有異議 上十七行過疑作
 禍 上十八行恢恢 下三行糠粃糝糝 下五行聚
 博博聚 悅字下有於字 下六行謀靡 下八
 行頽頽 下十三行嘔顧引拾補作歐 下十五行章
 疑作偉 三十三葉上十行泉鼎 下二行宗下有故

作者三字願引拾補同 下十二行偽繆壽偽 下

十三行戾反願引拾補同 下十八行蒙加 三十四

業上六行斷張本斷 下四行同字下願引拾補

無取字 下六行戾反 下八行殞願 代古 下十

六行復恒 三十五業上十六行真貞 下十八行王

邵齊志按邵傳撰平賊記三卷當謂此書齊志二字傳

寫誤也 三十六業上六行切竊

補注篇闕下半探其所捐下乃因習篇文也

今据張之象本補之如下

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轡夫人有吐

菓之核棄菓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措拾潔以

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

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

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蟠網

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

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

降其失逾甚若蕭揚之瓊雜王宋之鄙碎言

殊願作如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

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

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

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

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

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

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因習上第十八 馮評舊本因習十八邑里十九今

並宜剷正此聊從陸文裕刻本耳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

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買

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松以

屬作而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

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

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顧作主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旣卒蜀人已下接至今稱

之云云 三十六葉上十二行錄顧引拾補無此字
上十五行之字下有爲字顧引拾補同 上十七行
歷顧引拾補作列 下一行是字下有則字顧引拾
補同 下十一行符荷 三十七葉上三行李顧作孝
上四行季李 上十二行偶隔 三十八葉上一
行因習下第十九亦曰邑里 應作邑里第十九上
十一行得乎張本作其子 上十五行注類下顧引
拾補云有是字 下二行平昌昌平 下四行注
瑛下脫傳義瑛二字 下六行竟競 下十三行注
卑舉 下十五行注原索顧引拾補同 下十六行注
西字上有隴字 尋顧作循 十八行遂勝 三
十九葉上三行數字下不空格 上六行樂共
史通卷第六
三十九葉下十一行監字下無於字顧引拾補同
下十五行湧湧 一瓦張本作九 四十葉上八行用疑
作由 上九行轉輔 上十八行者字下無則字下

四行以張本作似 下六行喜嘉 下八行注諸字下

有方字 類字下張本有也字 下十二行謂

諱 四十一葉上五行損捐 上六行注弊願引拾補作

梨 上十五行稽楊 上十七行唇唇 下三行久長

願引拾補作長久 下五行事言願引拾補同 下七

行而其 四十二葉上四行特持 上七行慎張本作

恆 上十行伐張本作規 下三行焉字下有足字

下八行注產張本作盤 下九行注私字上願引拾

補有陰字 爾朱暢爾朱文略 受楊財賄今受

文略金 多其惡應云故誠其惡比之韓彭伊霍 下十

行注書字下有元偉一字 下十一行注世故令

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命應云文紀論則云

潛宮制勝固城卒戮茹歸命 出字下有於字 四

十三葉上六行直眞 上十行注史願引拾補作審

下十一行鈔本無并序作簡要隱晦妄飾三條

二行八字 十八行於乎 四十四葉上五行故願

引拾補無此字 上九行趨超 上十二行無願引拾補

無此字 上十三行又願引拾補無此字 下一行豈

願作蓋 下十行自洎 四十五葉上二行士尼之

代俟尼干 上七行諛字下有故字 下十行記紀

下十五行注驪麗下同 下十六行注公曰公田田

字下無奚字願引拾補同 以願引拾補作已 將食

之君將食 下十七行注填資 啼字下有呼字

吾君之三字衍願引拾補同 乎於 四十六葉上一

行注者衍文 其願云衍文 此則下有脫文 上

二行注公字下有羊穀二字願引拾補同 上六行

注爲謂 上九行其字下有有字願引拾補同 上

十二行者願云衍文 必字上有若字願云 上十七

行言字下有於字願引拾補同 下三行獵者漁

者下有脫誤 下十三行秩秩秩秩 下十八行

二一作片 四十七葉上一行昔古願作古昔 上十

二行宋人隨之蕭潰此六字張本作援廟榜動于

癸 上十二行撫而勉之逕而撫之 下二行文史
下五行作張本祚 下六行注容貌一類願引拾補同
己以下七行注敘事屬一病敘屬之一病 下十
行寄一本無此字 四十八葉上十三行琛張本作牢
上十八行虞虛 下六行韞韞 下九行父受 下十
行鑿鑿 下十五行草革 下十六行降降 下十七
行一史張本三史 下十八行注齊字下有記字
牛首張本作首牛 四十九葉上一行注團圓願引拾
補作團樂 上三行萬萬紐願引拾補作萬紐 千千
史通卷第七
四十九葉下五行頤頤 下十一行步接願引拾補同
五十葉上七行欲請願引拾補同 上十行幾願引
拾補作幾 上十六行注六七 下十七行紀記 五
十一葉上一行頤頤上四行注同 上六行魏字下有
得字願引拾補同 上十一行鑿鑿 上十七行跡
字下人字下脫四字 行由小人張本作行曲

自陷小人 下五行屈惡 下十二行幸獲而全幸
而獲全 是足 五十二葉上二行始如 下四行沉沈
下十五行帝皇願引拾補同 下十八行鳥張本作
烏 五十三葉上一行何從而書之一作安得從而
書之 上三行世古願引拾補同 上八九行此義安
可言於史耶下何氏從馮本增入夫史之曲
筆誣書至盜憎主人之甚乎十一行刻本誤
入鑿識篇中願千里云此一百九十九字不
當入曲筆李百藥以魏收爲實錄魏徵以王
勛爲有慚正直皆子玄所擅鑿識之謬者耳
若曲筆者載事而失其實鑿識者評史而乖
其理二篇之別在此 上九行是見 上十行母
毋 上十一行康乘 上十二行猶願云如 上十六
行者諸 五十四葉上一行體張本注云蜀本作體宋
本作恥 上二行永張本作體何據馮校作本 上七
行注克充 上八行注悉贖 觀者以爲甲於太

史公□□也觀者以爲甲大史公爲乙 下五行罕

空 下七行同蜀本作刷 下十七行收顧云收字誤

當謂魏徵附書 五十五葉上四行六七顧引拾補同

上八行莊子莊□ 五十六葉上七行作刊顧引拾

補同 上九行事是 苒苒 馮詳撰苒苒見呂氏春秋因

之類詞未知所出 下十六行垂乘 上十九行來張

本作求 下十五行於所 下十六行馬張本作尋

下十八行氏世 五十七葉上一行常恆 上七行爲

遂 上十八行典曲 下一行注書衍文 陛下上顧

引拾補有伏惟二字 下三行劉曹 下七行倫問

下八行可俯而就張本作可率爾而就 下十二行

耳爾 五十八葉上一行闕張本作固 上七行東晉

之史張本作東晉之書宋齊之史

史通卷第八

五十八葉下七行關符 五十九葉上二行于干 之

張本阮 上三行且顧引拾補作但 上十行正字下

側注征字顧引拾補同 上十八行其某 下十二

行謝承二字當衍顧引拾補同 下十三行人張本作

繞管張本無此字 六十葉上四行彼也 上五行亦

互 上六行猶張本作有 上八行速肖連類 上十

七行平成 上十八行徐湛江湛下同 於衍文 下四

行子臧叔祥 是張本作見 下十行暢字下有曰

字顧引拾補同 下十三行方字下有等字 六

十一葉上一行張字下有亮字 上四行上中 下

八行真張本作貞 下九行誥告 下十七行但字

下有近字 六十二葉上三行朝主 上七行可

謂顧作何爲 上十二行純紀 上十三行數字上

有此字顧引拾補同 下八行調張本作調 下十三

行掌張本作拈 下十六行明王張本作王明 六十

三葉上二行祥瑞 上十三行乃若顧引拾補作若乃

職辟 上十七行預顧作領 下六行乃字上有而

字 下七行謀靡 下十四行載裁 能能 下十八行

殘殊 六十四葉上十四行誰執 上十七行世張本作代 下十一行禳楨 楊于揚預 六十五葉上二行宗通張本作宗道何作守道 上十五行傳顧云衍文傳寬傳寬 上十六行憶憲 下四行竿竿

史通卷第九

六十六葉上六行曰張本作臣 上十行方朔朔方上十三行過過 上十六行西栖 論是 下十一行直鄂本作苑 下十四行躡躡 六十七葉上一行職識上二行假令下張本有其字 上六行玄毅有字下有云字 下十行譜張本作牒 每多六十八葉上四行日三每自顧引拾補同 上六行者吾之先顧引拾補作吾之先按運命論云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李善注引論語亦作昔者吾友疑今本李注有誤 上十二行析辨 上十七行後張本作炳 上十八行真鄂本作貞 真律寧楹何云未詳顧云此用吹律鑿授事虛校有此寧字必誤疑

云京律委授也 下十行注世偉下張本有晉人一字 六十九葉上一行通張本作同 上三行遠張本作界 上六行各張本作而 事張本作載 上七行注國張本作日下同 亦衍文 上八行注此字下張本有亦久二字 見字下顧引拾補有覺字 上十一行朝闕 下六行有字下有者字 顧引拾補同 七十葉上七行按苟嗤至班馬云云各本皆不同通釋本臆刪其注顧千里考各本定之謂當云苟嗤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之所記事倍于孫盛字安國晉人也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藏謝忱亦著漢書語煩於班馬

史通卷第十

七十葉下十六行晉安陸紀按玉海作晉安記 姚字下有最字 下十八行王燾下玉海有書字 七十一葉上一行子行玉海作子洪 上三行亡耶

本作云 上七行玠耶本作玠 上九行裴斐 上十
二行謀謀 上十六行趙探玉海作趙來顧作趙采
下四行書衍文 下五行常恆 下八行日目 下十
行事字下有者字 下十七行藝發 牀牀 下十
八行紀顧引拾補作記 七十二葉上一行體張本作
矜顧引拾補作休 上三行炳炳 上十行鍊顧引拾
補作練 上十四行駟駟 下二行故於 下十行聚
張本作衆 下十四行王顧引拾補作主 七十三葉
上二行識職 上三行稱授 上五行必于史職
求真必于史職求其若斯 特異 上八行勸戒張本
作勸成 上九行佚顧引拾補作失 上十一行獲張
本作藉 上十二行喜每 上十三行代載 上十四
行覽覽 下三行使下有夫字顧引拾補同 下八
行致顧引拾補作取 下九行樂落 下十行咲張本
作咲 下十五行知省 七十四葉上一行中申 上
八行為草顧引拾補同 上十四行愛張本作受 上

十七行為顧云當是諱字 下二行謀諱 下九行來
求 下十一行旋旅顧引拾補同 下十四行腑顧引
拾補作府 七十五葉下一行回迴 下四行注之不
不之 下六行長安下顧引拾補無中字 下八
行所欲 七十六葉上四行牴牾牴牾顧引拾補作抵
牾 上八行知智 上十五行純絕 上十八行往字
下有固字 懋靈顧引拾補並同 下十五行跋遂
顧云跋即遂字義門依漢書改爲遂是矣而非也 十八
行與字下有理字 以衍文
史通卷第十一
七十七葉下三行側注總十四條衍文 下四行蟬
顧引拾補作游 下十一行俱但顧引拾補同 七十
八葉上二行側注其一條衍文下同 上十行也衍文
上十三行佚顧作失 上十六行趙字上有蓋字
下一行缶韻 七十九葉上八行哀平張本作哀牟
上十七行司思 下五行涉涉 旻旻 下八行蓋

慈 下九行校按 下十二行榮堂 下十五行或

張本作曠 下十八行孫孤 八十葉上四行常恆

上十一行谷築蒸備 上十七行秩願引拾補作秩

下一行功力 下三行槩張本作暨 下八行詔曰

至國史等之事一百又二字張本作變行夾

注 八十一葉上一行集衍文 上九行唐氏皇家

上十六行屬字下有者字願引拾補同 下二行邸

器願引拾補作都 下三行擲張本作執 下十一行

施行下馮評疑有佚文 八十二葉上十三行以

借願引拾補同 上十四行既而至相副五十五

字鄧本云抄本小字夾注願引拾補同 上十七行舜

之事舜禹之事

史通卷第十一

八十二葉下十行典策史册鄧本同 下十七行堯舜

上有案字 八十三葉上十三行採訪願引拾補同

上十七行注馬字上有謂字願引拾補及鄧本同

下三行慎奪以已 下八行注或合致誤 下九

行注容字下張本有合之一字 下十五行而

所 八十四葉上四行穎顏 上八行遠張本作至何

云衍文 上十八行襄張本作末 下二行政功 下

五行趾止願引拾補同 下十行注篇字下有選字

願引拾補同 會稽衍文 下十四行紕躄 八十五

葉上四行僞新新室願引拾補同 上十七行表字

下有九字願引拾補同 下二行傳字下有體字

願引拾補同 下八行世願云世是卅二字誤并下

十三行至□張本作至元嘉鄧本云一無嘉字 八十

六葉上五行本永 上六行故字下有漢字 上

七行大秦 上九行一八 上十一行七十二張本

作二三 上十二行一張本作七 上十三行族鄧本

作續 上十八行十三願作三十鄧本同 下一行范

袁願引拾補作袁范 下八行可丁 下九行峻字字

峻願引拾補同 下十行營堂下同 下十一行隴營

郭本作推登 廣昭昭廣顧引拾補同 下十二行請

字下顧引拾補有召字 八十七葉上二行最甚

顧引拾補同 上三行紀張本作事 上九行鈐錄下

同 上十四行墨筆 上十七行訖郭本作迄 上十

八行二三 下二行編偏 下五行後字下有晉字

顧引拾補同 下八行爲記爲紀 八十八葉上三行

雜新 史字下有始字顧引拾補同 上九行以史

拾補及郭本均作以爲史 上十行篇字下有梁天

監中蕭子顯啓撰齊史爲十二字 上十一行

篇字下有表奏之詔付祕閣七字 上十五行

帝惡其實詔燔之帝惡其實錄詰而燔之 下一行

行術旻吳 下二行盧張本作庶 下五行修顧引

拾補作知郭本同 下十二行奏張本作奉 下十六行

或或 八十九葉上一行苞字下有撰字 上三行

宴郭本作安 上十五行蜀字下張本有李字

下一行暉郭本作璋 下七行南商 下八行步類

下十三行氏民 九十葉上三行至正 上五行爲十

成百 上九行記字下有唯字顧引拾補同 上十

行嘉應 上十一行維郭本作繼 亨顧引拾補作享

上十四行隱字下顧引拾補有所字郭本同 下

五行光字下有王字 下六行武莊 下七行寶

保 下十二行靖靜 九十一葉上二行書張本作武

十六行靖靜 上十五行楊陽 宗張本作崇 上十六

行逮訖顧引拾補同 令史史令顧引拾補同 上十八

行所張本作異 注志張本作其 三張本作二 下二

行初字下有又字顧引拾補同 下九行抵忤張

本作抵措何作抵梧 下十四行定其定爲 九十二

葉上四行不入張本作下子 上十三行與次自衍文

上十七行作書顧引拾補同 下四行釋顧引拾補歸

下六行紀記 下十行達遠郭本同 下十二行申

郭本作中 下十八行一張本作三

史通卷第十三

九十三葉下三行總十二條衍文 下五行後於

述發願引拾補同 九十四葉上三行以已 上六行

注可字下有使字 上七行注四張本作史 上

八行因其美以美之因以美而美之 上十二行不

言無言願引拾補同 上十六行然字下有後字

下四行謂爲 下七行詳該願引拾補同 下十行峻

俊願引拾補同 下十七行與此張本作以比 九十

五葉上一行但且願引拾補同 上三行峻俊 上七

行某其 上十一行近有姦雄近古有雄 上十八

行領張本作嶺 下一行復張本作履 下三行實賈

下七行柳棉 下八行始殆 下十一行王願作丁

下十四行受見願引拾補同 並當衍 下十五行駁願

引拾補作覆 下十八行獨不獨 九十六葉上五

行祝張本作祀何作說 上十行冷冷 上十二行語

語願引拾補同 上十三行減減 下三行竟競 下

六行至願引拾補作于 下十二行狗狗 九十七葉

上二行殊會 上四行其鄂本作某 上六行陵澗

上十一行設說 上十八行體願引拾補作裕 下二

行爲字下有見字願引拾補同 下九行其豈 下

十五行自願依抱經作目 下十六行代字下有之

字願引拾補同 一願云衍文又云廣圻按當云漢之代

教淮南明寬阜陵何遠哉代者文帝 下十七行公衍文

之其願引拾補同 九十八葉上一行抵願引拾補作

底鄂本同 上三行覆張願引拾補同 上四行故固

願引拾補同 上十二行盡信願引拾補作信齊 武

成下願引拾補有之字鄂本同 上十三行二三

一二願引拾補同一二下拾補有而爲累文與近古同焉

九字鄂本亦有

史通卷第十四

九十八葉下三行倒注二十條衍文正文下側注其一

條至其二十條並衍 九十九葉上六行注僂公下有

脫文 上七行注麋麋頑字上有髡字 上十行

皆鄧本作有 上十二行豈其鄧本作其豈 上十四

行乞茶 弒顯引拾補作戮 上十五行顯云弒字下

脫正文 上十八行瓶水下有以字顯引拾補同

下一行獨奚顯引拾補同 下四行空室顯引拾補

同 下五行娛誤 下十三行注一服本作三 下十

八行耶也 一百葉上十二行注之故張本衍 下一

行與其顯云其字最是或作與者非 下六行齊納北

燕伯于陽傳者何齊納北燕伯于陽燕伯于陽者何

顯云各本皆有誤拾補云宋作于陽燕伯于陽下句亦出

燕字衍今刪 下七行注之別邑三字鄧本關作□□

□ 下七行子曰齊之事張本無齊之事三字

鄧本作字不準曰如爾所曰齊之事 百一葉上四行瑣

語下張本無管字 上十行注張本均作大字

正文 下十一行刺字下有曰字 下十六行能

得 百二葉上四行云鄧本作也 上五行彌名 上

八行戒箴 上九行盼眸 上十四行五張本作七

上十五行孟顯引拾補作苟下同 上十八行或有書

並 下二行文字下有罔 而亡顯引拾補作罔

而 下八行而字下有班字 下十行也顯鄧皆作

矣 下十二行衆善焉必察之衆善之必察焉 下

十六行孔字下有子字鄧本 下十七行彼顯鄧皆

作破 百三葉上六行議鄧本作讖 自顯鄧皆作用

上八行也矣至顯引拾補當衍 上九行疑顯引拾補

作疑 上十一行首字下脫一字應有□ 上十

八行書字下有爲字顯引拾補同 下四行服張本

作伏 下七行昭字下有公字 下十一行注以

辨義之精者以辨義義之精者 無他顯引拾補作

年 下十二行注無者字 下十四行之衍文時於

於時 下十六行畢顯鄧皆作必 百四葉上一行托

託 上五行先字下有者字 上八行竟顯本作競

上十五行書字下張本有錄字 下三行注帶

狀顯引拾補同 下五行注行父下有宣字顯引拾

補 下六行注詞張本作詩 下八行注子服上有

魯字願引拾補 他佗 下十六行經云下願云有

脫文 百五葉上八行勝負之理下有脫文 上

十八行注凡如 下一行注無張本作釋 而簡牘

之記具有失得張本作而簡牘之記具存 下四行

襄哀 下七行代元願引拾補同 下十二行流矢

之禍下願云脫注 下十三行堂鄂本作案 下十

六行賢字下張本有者字 下十八行其女爲

荆昭夫人願云與今本列女傳不合 百六葉上一行

焉當作馬 上四行周字下有子字 上五行荀孫

願引拾補同 上六行恭恭 上十行及于願引拾補

同 上十二行注事字下有字願引拾補同 下

一行史記云十四字鈔本無鄧本 下二行旨傳

傳旨

史通卷第十五

百七葉上三行繁張本作煩下同 側注十一條三

字當衍 上六行賊虜之虛實願引拾補作賊虜

之居 上七行勢願引拾補無此字 上十一行其字

下有煩字 上十二行注雄張本作雌 上十三行

注別側則應作別 上十五行必張本作我 是非非

是 下五行注移加願引拾補同 下十二行臣字下

有者字願引拾補同 下十八行注三十願引拾補

作冊氏后 百八葉上九行糾張本作札下同 上十

一行糾父下張本有公字 下一行切願引拾補

作竊 下四行央字下有宮字 下十五行下御

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下御史臣讓與中二千

石二千石臣賀等願引拾補同 百九葉上一行湯等

下有宜奉義遼職愚蠢不逮事方今盛夏吉

時臣青翟臣湯等廿一字願引拾補同 上九行

蒸蒸 下十三行嘉嘉 百十葉上四行弱字下有

方字 下二行平原下無君字願引拾補第三行同

下四行重圍圍城 親親 下五行稱帝之害也稱

帝之嘗故耳願引拾補同 下七行甚泰 下八行焉
爲 下十行各張本作交 下十四行救趙擊秦軍
救趙擊秦軍 下十六行注二願鄧均作二 百十
一葉上九行元里公乘陽慶願引拾補作元里陽
公陽公 上十一行與予 上十六行以願引拾補作
而藥醫願引拾補作醫藥 下八行所字下何有
卽字願引拾補同 下十二行位立願引拾補同 百
十二葉上六行勃勃 上十六行所郎 上十七行頃
傾 下三行受授願引拾補同 下六行今於願引拾
補作今至 從從 下十一行願願 以取 下十三行
卒率 百十三葉上一行婿字下有兩字
史通卷第十六

四字願引拾補 上十行王願作了 上十四行文史
下四行類願引拾補作徒 下六行今字下有當
然二字願引拾補同 下九行服願引拾補作伏 下
十行鄧通傳以下三十三字何云當在下一
條 下十二行願云當與十三行連 下十四行
治字下有詔字願引拾補 下十七行服鄧本作伏
百十六葉上九行游夏冉季下何云無二之字
願引拾補同 上十二行公令十張本作七 上十五行
遂眞以眞 百十七葉上四行稠稠願引拾補同 上
十行魏嬌 下四行注簿願引拾補作傳 下十一行
各張本作客 下十二行家字下有人字 百十八
葉上三行寸願引拾補作尺 書鄧本衍文 上十行
云字下有右字願引拾補同 下一行全令 下十
行固字上有尋字願引拾補同 百十九葉下二行
常恒
史通卷第十七

百二十葉上三行無側注十二條三字 上十二

行氏張本作人 上十三行沙漠願作涉淡又云通釋

已有 上十五行勳編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榮豫

章內史張補撰 下三行昇叔 下七行注瞞字上

有謂范二字 下十二行舜張本作世 百二十一

葉上三行雖與願鄧均作以 上六行篇字下有按

外戚篇四字願引拾補同 上八行以願作已 輒願

作極 上十二行議說 下四行柱注 下十行哀葬

下十三行宜釜 下十四行下鄧本作末 十五行草

葉願引拾補作莖草 下十七行末張本作宋 百二

十二葉上三行一願引拾補作三 上七行武字下

張本有以字 上十二行可欺張本作河漢 下十

七行差差 百二十三葉上二行盧當作盧 上八行

注長莖 下十行燧願引拾補作壺 百二十四葉上

四行注等字下有專字願引拾補同 上九行於草

願引拾補同 上十二行詔張本作陷 上十三行執

豈願引拾補同

史通卷第十八

百二十五葉上三行無側注二十五條四字 上

八行滅籙拾補作農鄧本作籙 上十七行李齊於

後主紀李百藥齊書於後主紀 下二行舉春願引拾

補同 下四行天張本作文 下十行斯不然矣願

引拾補云斯不然矣重一句 更願作又 下十三行注

宗當作宋 矣願引拾補云無矣字鄧本同 下十八行

注六願引拾補云無六字 百二十六葉上一行注此

字下有則字鄧本同 上三行注宗當作宋 上十

五行注梁字下有後字拾補 上十六行注帝當作

余 上十七行注天閭鄧本作青天 下八行注之字

下有於字 下九行注至字下有荆字願引拾補

同 下十行靖靜 下十三行注也當衍 遜讓下同

下十五行注詔字下拾補有乃字 注暑 始衍文

願引拾補同 無字下拾補有復字 下十六行夫

以累易有脫誤當云以暴易暴 下十七行辭誤本

作噉 百二十七葉下一行注後字下有矣字願引

拾補同 下三行事具風俗通願云此當小字 下

五行神願作列 下十二行氏願引拾補作代邪本同

下十五行用願引拾補作因邪本同 百二十八葉

上二行立失願引拾補同 上六行雜新 上八行議

敦願引拾補同 上九行主王 上十三行燉煠字之

誤煠何作敦 上十六行炳兩 下一行技伎 下七

行願張本作好 下十四行禴袂揄袂下同 下十五

行水字下有也字 下十六行注一一 百二十九

葉上五行撰衍文願引拾補同 上十行良有以焉

下張本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繆矣十一

字何云缺而不載正謂班氏之善遷字傳寫之誤當是

通史字卿使還子長下世久矣劉氏不應若是善忘也願

亦云遷當是通字之誤 上十二行稱譚願引拾補同

上十四行所之願引拾補同 上十七行悞張本作

悟通張本作滅 上十八行地願作世 下六行圭璧

挂壁之說 緝旒字之說 百三十葉上一行汝女 上

五行何則下有修字願引拾補同 上十四行甚比

願引拾補同 下四行於如願引拾補同 下五行注

鑑鏗字之誤 下七行注搜研 下八行注辨字下

脫若酪二字 下十二行餓字下有死字願引

拾補同 下十六行其記也其所記也 下十八行常

恆 皇家五史下張本有夾注五史謂五代

史六字

史通卷第十九

百三十一葉下四行牴牾抵牾 下七行志張本作目

分別願引拾補同 后後 百三十二葉上八行災災

字之誤 上十四行常恆 上十七行威威字之誤 上

十八行捐張本作損 下十一行室願云此字當衍下

十六行子家字之誤 鎡敵 百三十三葉上五行得字

下有土字 上七行帝字下有急字願引拾補

而諸願引拾補同 上十三行訖終願引拾補同 下二 行注年字下拾補有又字 下四行注其重言事 當作重言其事 下十五行徵字上有其字願引拾 補同 賁張本作債 百三十四葉上四行一拾補作二 上六行夫願云衍文 上八行常恆 上九行按接字 之誤 上十三行公父 下一行祈願引拾補作歎 下十四行假貸與之困張本作假與之困 百三十五 葉上八行之衍文 上十六行則字上張本有九 字 下一行夫字下有人字願引拾補同 從字下 拾補有大字 鄧本同 升願引拾補及鄧本均作登 下八行至字下有於字願引拾補同 哺當作甫由 鄧本作猶 下十七行蜚飛 百三十六葉上三行輔願 引拾補作甫 上四行私張本作知 者字下張本有 夾注云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 之 上十四行歎字上有劉字願引拾補同 各容 上十六行被備 上十七行兩當作雨 下三行在	紀願引拾補作維紀鄧本同 下四行所字上拾補 有此字 下七行它地下同 百三十七葉上二行 多願作名 上九行注永和鄧本作永光 綬和四年 四鄧作二 四十願引拾補作十四 皇呂願引拾補同 武都下有道字願引拾補同 上十行注鳴當作鳥 上十一行注甲字下有持字 上十二行注李字 下有棗字 應字下有也字 下一行元當作元 下九行陵張本作麥 下十二行九陽下張本有 爲怪一字 上十八行殺殺 百三十八葉上三行 隗叔當作叔時 上四行聞字下有下字願引拾 補同 上八行昭字下有王字 上九行公張本作 主 上十三行盟曼鄧下六字尙有脫文 下五行是 世張本作世寔 下七行杞字下張本有按字 下九行爾願引拾補作耳 下十七行宋願作寺 百 三十九葉上七行此字後有前字願引拾補同 上 十五行相當作桓 下九行注續願引拾補同 下
---	---

十七行三張本作二 百四十葉下五行申張本作由

百四十一葉上十一行鄭裨寇之說斯災也鄭裨

寇之說乎裨寇之說斯災也顧鄂均同 上十二行亡

字下張本有此其効也四字 上十三行有字

下不空格 史字下有者字顧引拾補及鄂本同

史通卷第二十一

百四十一葉下四行無側注總十四條四字 下

六行人顧引拾補云衍文 下十八行禍所張本作禍

有 百四十二葉下一行遂顧引拾補及鄂本均作須

今古顧引拾補作古今 下五行倫字下張本有

所字 下九行明昭顧引拾補同 下十七行事師

百四十三葉上一行瞿字下拾補有年字鄂本同

更張本作爲 上三行有若顧引拾補作有子避字

下鄂本有之字 上五行宰我言語張本作宰言

游學 上十三行先光字之誤 上十六行新張本作

親 下十八行似問下有曰字顧引拾補同 百四

十四葉上九行綬張本作綬 上十二行常恒 上十

八行人衍文顧引拾補及鄂本同 下四行臥坐顧引

拾補同 百四十五葉上七行也衍文鄂本同 上十

四行饑餓字之誤 上十五行縑字下張本有之

字則顧云衍文 上十八行注川州貸夫侍客張

本作貸夫待客 下七行酒一斗二斗酒顧引拾補作

二升酒 穴決顧引拾補及鄂本作決 下十一行輟礙

字之誤 百四十六葉上十五行於以六十六當作六

十下六字衍 下十二行詮顧引拾補作銓 下十四行

債損 下十八行娼嫖字之誤 百四十七葉上十三

行荀謝 上十四行頤賸字之誤 上十六行費贊字

之誤 下四行籍鄂本作藉 下五行著寡 下十四

行不該一作匪詳 下十八行深幽 百四十八葉上

四行紀實一作實錄顧引拾補同 上五行劭從文粹

及厚齋語改詔顧云劭何改詔非也此是隋王君愬著齊

志二十卷隋史八十卷者直書見隱見箋證篇(或改入

曲筆誤始于困學紀聞義門沿之耳 上十行例張本

作列 上十二行令一作意 上十五行草革 上十

七行銘鉉字之誤 上十八行傳紀 志傳顯引拾補並

同 下八行切郵本作竊 下十六行利列字之誤

下十八行鎗鎗錚錚 鉸鉸張本作後後 百四十九

葉上四行芻芻 上十二行第張本作地 上十八行

輒輕顯引拾補同 下一行宦官 下四行仕張本作

吏 下五行擢嬰 勉僂 下九行蕃壘顯引拾補同

下十行閤閣

蜀本第五卷第七卷皆有錯誤此本於第

五卷已刊正惟此曲筆篇中十一行誤在

鑒識篇中賴得馮氏閔本正之後有重刻

史通者可取徵也康熙丙戌中秋焯識

後見萬曆中郭氏刊本已正其違錯書固

須遍觀也癸巳冬至又識

曲筆鑒識一篇並無錯簡馮氏閔本萬曆

所刻皆誤而何氏跋語尙失之顏黃門云

按定書籍亦胡容易洵然道光癸未觀於

揚州洪氏之績學 并記六月一日思適

居士顧千里已上卷七後

先王父有節錄內篇乙亥夏得之篋衍用

以參校後改數字焯書

甲申冬日重閱又改數字 戊戌春日重

閱又改數字仍多疑而未定者可以驗吾

學之陋老而無聞矣書示餘兒庶用爲鑒

誠早自鞭策也已上皆卷十後

甲戌十二月歸自臨沂整比家中舊書因

抽此帙以消殘臆按張氏謂曾得宋代刻

本乃譌舛正待點勘何歟爲卽其顯著者

雖黃數處疑者則仍闕焉廿又八日焯書

於貞志居

觀玉海中所引史通亦有譌字脫文乃知

此書自宋時卽鈔善本或不至若此甚耳
甲申除夕重閱盡此卷因而識之時住八
貝勒邸中焯

己丑重陽從錢楚殿借得屏守居士閣本
因錄其評語其在行側者錄之闕下議論
亦多英快虞山學者極矜重之僅季滄葦
侍御一人嘗通假爾非楚殿好我未由見
也始誤以爲牧翁初入史館時所閱故闕
上下皆寫錢評詳質之楚殿乃改正云焯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陸文裕公刻蜀本
史通其補注因習曲筆鑿識四篇殘脫疑
誤不可復讀文裕題其篇末而無從是正
舉世罕覩全書云云卽此本也予向收得
別本是萬曆時長洲張鼎思據此重刻曾
經同時人孫潛潛夫用葉石君校本對
讀亦既於脫簡處一一補錄完好矣錯

誤處仍皆移正洵善本也因照臨一過黃
蕘園蓄沈寶研家本未知相校若何他日
借勘之澗齋居士記時寓無爲州

無爲寓館了無一書可檢向所雌黃多是
義門諸氏所已有當推還之獨存其新知
耳然於此頗自喜其暗合古人處九月重
閱記于城南草堂

沈寶研家本係其所臨馮已蒼評何義門
校也借勘一過九月十四日澗齋記

盧氏羣書拾補引宋本附采卅許條於此
又續采若干條甲子七月朔日重閱評書已上
四跋見上元鄧氏藏本

此史通孫潛潛夫手校本於明刻多所是
正并足以訂近時通釋之失今年予攜之
行篋尋覽數過每歎其佳五硯主人見而
愛之因照臨一通而以其真歸焉澗齋居

士顧廣圻記時在秦淮萬中嘉慶甲子八月三日也此跋見涵芬樓藏張鼎思本

史通明時第一刻爲嘉靖乙未陸儼齋深蜀本因習曲筆兩篇並有闕文萬曆三十年壬寅張鼎思復校陸本曲筆篇增四百卅餘字鑒識篇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他篇屢入者六十餘字并刪去儼齋兩跋較爲可讀而譌誤尙多涵芬樓藏張本經孫潛夫顧千里勘過已勝刻本叢刊既據張本付印孫顧校語僂爲別錄聞江安傅沅叔總長有何義門校本又有過錄顧千里校本不費一額居然借到何氏自跋謂據屠守居士評本其底本則萬曆五年丁丑張之象刻本也而曲筆篇後亦有顧氏手跋則此本千里曾見之千里別有校本藏上元

鄧正閏太史家保山吳慈培借錄於張之象本上顧校外更有何校並不知姓名者一家丹黃雜糅精審不苟今亦爲沅叔總長所有一旦盡得爲予借讀左右逢源殊爲快事何校自佳顧則時採羣書拾補以證之顧引羣書拾補凡五百二十條亦有直下己意譏彈舊校如曲筆篇者此類尙多其于子玄之書用力可謂勤矣今據各本錄爲札記其不出姓氏者何氏語也曰鄧本者不知姓氏之一家也史通校本向以抱經爲最精今復得此洵足訂正通釋之誤矣壬戌八月孫毓修跋

史通札記補

此書初校原刻顯誤之字有逕依校筆

上石者今悉復原刻之舊別補校文於

後庶端緒可尋以存前賢傳校古籍點

畫不苟之矧矧云丁卯七月吳縣姜殿

揚補校并記

卷一七葉上九行于干

卷二十一葉下一行于干 十二葉上十五行其異

卷三十六葉下十四行折拆 十八葉上一行折拆

二十一葉下五行事思

卷四二十五葉下十行照狀昭然 二十八葉上十

四行免免 下十七行傳傳

卷五三十五葉下十七行衙衙 三十六葉下三行列

烈 三十七葉上一行誕誕 三十八葉下十七行

志忘

卷六四十葉下一行爲偶 四十一葉上七行注介

范尔苑 四十三葉上十八行仝全 四十七葉下

七行注刑那

卷七十五葉下十四行百者

卷八五十八葉下十一行一古 五十九葉上七行于

干 六十葉下十三行階隨 六十一葉上五行力

刀 下七行于干

卷九六十六葉上十五行析折 六十八葉下七行于

干 下十一行一二

卷十七十一葉上九行周圍 上十八行于干 七十

五葉下十二行爲快

卷十一一九十一葉下十三行十八八十

卷十三九十七葉下二行爲快

卷十五百十一葉下十一行注上下

卷十六百十六葉下二行秋陵

卷十八百二十五葉下十八行注則調 百二十六葉

下十二行失此此失 百二十八葉下三行漢漁

下七行讚語 百二十九葉下六行紀絕

卷十九百三十四葉下二行注十一七 百三十七

葉下二行由田

卷一百四十八葉下十行詆擬

